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第三卷 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出版——

#### 論 著

切韻與鮮卑 陳垣……………三—八

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 賀昌羣……………八—九

燉煌寫本張義潮變文跋 孫楷第……………九—一〇

宋初三館考 陳樂素……………一〇—一一

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線圖考證 孟森……………一一—一二

瀛書胙語 賀昌羣……………一二—一四

#### 評 論

評鍾鳳年國策勸研 顧吳……………一四—一五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初集 立庵……………一五—一六

戰國式銅器之研究 藏雲……………一六—一七

漢魏六朝韻譜 王了一……………一七—一八

渤海國志四種 剛主……………一八—一九

西廂記的英譯 (The Western Chamber) 藏雲……………一九—二〇

#### 新書 介紹

共十七則……………二〇—二六



# 書 季

中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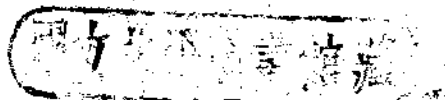
號六五八一路飛霞界租法海上

行發會協國中作合化文界世

號一街津文平北

印編館書圖平北立國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Chinese Edition Vol. III, no. 3.





# 切韻與鮮卑

陳垣

此文英譯在北平輔仁大學華商學社第二卷發表，今從陳先生假得原文，特錄於此。編者識。

切韻五卷，陸法言撰於隋仁壽元年（西六〇一）至唐儀鳳二年（西六七七）長孫訥言爲之注，各見本序。今廣韻雖非切韻之舊，然卷首仍署「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紀其朔也。

顧切韻隋志不著錄，而兩唐志所著錄之切韻則題陸慈撰。嚴可均全隋文陸法言小傳云：

法言名慈，以字行，魏郡臨漳人，開皇中爲承奉郎。父爽，嘗奏更皇太子諸子名字，及太子廢，而爽先卒，文帝追案，坐除名。有切韻五卷。

此小傳雖未明著所本，然可知其糅雜兩唐志及宋本廣韻並隋書陸爽傳而成。至慈與法言是否一人，尙有疑問。因法言切韻自序，法言之名凡三見，序稱法言，何以書題慈撰？或以倭名類聚鈔所引有陸詞切韻，詞與言正相應，但法言弟名正言，見元和姓纂，詞與法並不相應。則以字行一節，亦推想之詞，須俟其他確證。

至法言之陸，本出鮮卑，亦見姓纂，前人多不注意。姓纂河南陸氏條云：

河南洛陽陸氏，出自代北，代爲都長大人，號步六孤氏。後魏孝文遷洛，改爲陸氏。與穆奚子賀劉妻爲北人八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陸侯，生麗，頽，歸，驥，驥……驥孫隋中書舍人，生法言，正言。法言，隋承奉郎，撰切韻。正言孫大同，遂州刺史。

今本姓纂，輯自永樂大典，恒有脫誤。據魏書官氏志，太和十九年（西四九五）詔八姓有樓稽尉無奚婁，據魏書陸侯傳，侯子有驥驥，無驥。據通典職官典，隋有內書舍人，無中書舍人；此字句之脫誤者也。曰正言孫大同，則與大唐新語合，大唐新語陸大同條云：

大同闔門寔陸，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

據隋書陸爽傳：「爽，魏郡臨漳人，祖順宗，父槩之，子法言。」郡望先世，均與姓纂不同，又不言其撰切韻，何以知此卽爲撰切韻之法言。據魏書陸俟傳：「俟，代人，季子騏驎，騏驎子順宗，順宗子槩之。」槩之卽法言之祖，騏驎卽法言之高祖。今本姓纂，騏驎字，復脫中間一代，故謂騏驎生法言正言耳，非先世有異也。

據北史陸俟傳：「騏驎子孟遠，孟遠子槩之，槩之子爽，爽子法言。」更爲明晰，但孟遠與順宗不同，則一人二名耳。

至於郡望，魏書於鮮卑例稱代人，遷洛以後，則稱河南洛陽人。今隋書爽傳，不稱河南洛陽人，而稱魏郡臨漳人，蓋爽父仕北齊，此從北齊遷鄴以後之稱，非郡望有異也。北史以陸爽附陸俟傳末，宜矣。

然正爲隋書陸爽傳不稱河南洛陽人，而稱魏郡臨漳人，故人莫知爲鮮卑。且陸本漢姓，非據姓纂，莫由知爲鮮卑之陸。非參考北史，莫由知爲鮮卑陸俟之子孫也。

唐時卽有誤法言爲吳人者。李涪刊誤切韻條云：

陸法言切韻，吳音乖舛……夫吳民之言，如病瘡風而噤，啓口則語淚嗚咽，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是以法言爲吳人也。趙璘因話錄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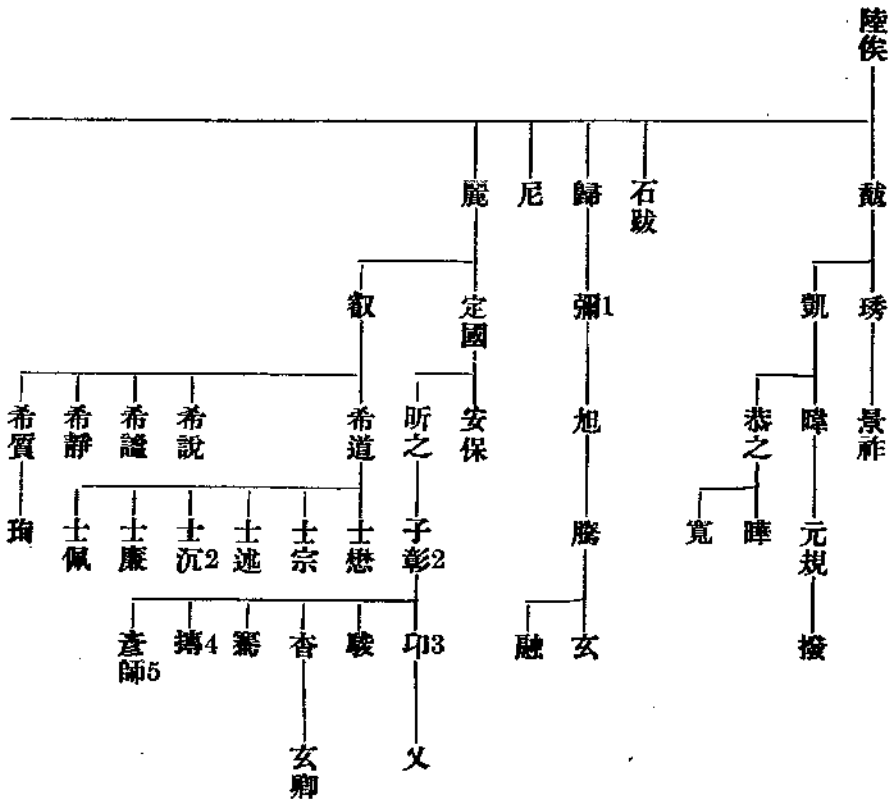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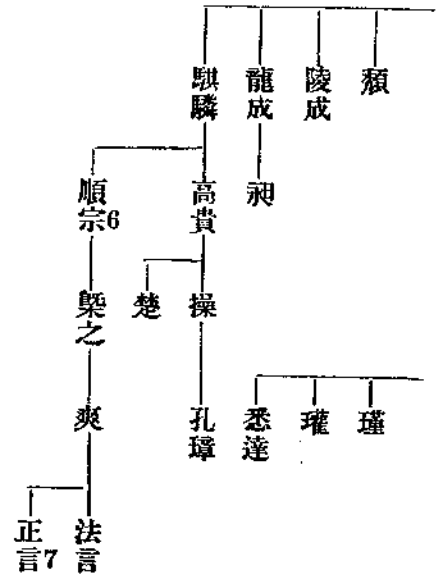
蘇鷄演義亦曰：

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法言爲吳人……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號步陸孤氏。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書廣韻後，因唐宰相陸氏皆吳郡，猶疑法言爲吳郡陸。今欲明法言一家統系，應合魏、齊、周、隋、北、五史，及姓纂，成鮮卑陸氏世系表，則法言之爲鮮卑瞭然矣。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有河南陸氏世系，然僅據北史，未爲完備，另譜如下：

鮮卑陸氏世系表





【附注】

1. 彌，北史作珍，此據周書應傳。
2. 子彰即士沉，希道子，入嗣昕之。
3. 印殿本魏書作昂，此據北齊書本傳及隋書彥師傳。
4. 搏，殿本北史作搏，此據元大德本北史印傳。
5. 彥師，隋書孝義傳亦作魏郡臨漳人。
6. 順宗，北史作孟遠，此據魏書侯傳隋書爽傳。
7. 正言，據元和姓纂。

據表，陸侯至法言凡六世。雖系出鮮卑，以武功世其家，然再傳至瑋，史即稱其雅好讀書，二傳至璋，已有述作，嘗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弟恭之，所著文章詩賦，亦千餘篇，見魏書各本傳。

從弟旭，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隱太行山，屢徵不起，見周書騰傳。四傳至元規，常從北齊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見史通正史篇。

從弟暉，爲志文學，齊律序卽暉之詞，見北史恭之傳。

從弟爽，爲太兒洗馬，與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爽卽法言之父，宇文愷亦鮮卑也，見隋書爽傳。五傳至撥，通陰陽律曆，見北史璋傳。

從弟印，博覽羣書，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所著文章十四卷行世，齊郊廟諸歌，多印所制，見北齊書印傳。印子乂，五經精熟，時人謂之石經，見北史乂傳。

此皆鮮卑陸氏之家學。偃武修文，曾不數世，純然華化。法言生於其間，濡染既深，握筆記述，遂爲韻書不祧之祖。觀孫愐唐韻序，知天寶間（西七五一）音韻之書，惟陸氏切韻盛行於世，但人不注意其出於鮮卑耳。

當陸俟再傳至勰時，孝文猶未改代人氏姓，故魏書勰傳云：

勰襲平原王，娶博陵崔鑿女，鑿謂所親曰，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姓名殊爲重複。

蓋其時仍稱步六孤也。今魏書不稱步六孤，而稱陸俟者，魏收修史，例用新姓，不用舊姓耳。由此可見鮮卑種人華化之速矣。

不獨此也，箋注切韻之長孫訥言，亦鮮卑也。訥言事迹不多見，僅由故宮王仁昉本切韻知其曾爲德州司戶參軍。又由姓纂長孫氏條，知「敦生師，黃門侍郎，師生訥言。」姓纂殘闕不全，不敢信其無脫誤。惟長孫氏之爲鮮卑，較陸氏爲易識。周書長孫儉傳云：

儉，河南洛陽人，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長孫氏……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訥言其奇也。舊唐書長孫无忌傳云：

无忌，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

今傳唐律疏義三十卷，卽長孫无忌等奉勅撰，訥言其同族也。切韻之撰者注者，均屬鮮卑，不可謂不奇。故特表而出之，以供研究。

圖書季刊 第三卷 第三期  
音韻者之參考。



# 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

賀昌羣

大唐西域記一書，記當時西域諸國之地理風俗文化，較唐書西域列傳爲詳核，書中所叙諸國又多爲唐書所不載，蓋玄奘遊蹤之廣，學識之博，實古所未有。其書文辭綉爛雅贍，歷代渡天僧侶中，雖不少記行之作，然內容之豐富，流布之廣遠，無出其右者。宜其顯於當時，傳於後世，位置之高，猶不限於佛教史，而於西域史地，所關尤鉅。其中語言義蘊，多難驟解，嘗欲彙聚執近諸家之說，試爲之集釋，思繁文重，卒卒未有所成。

今行大唐西域記開卷有一疑問，常爲人所未注意，卽譯人與撰人之解釋是也。今本各卷之首左下皆有：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兩行字樣。西域記非梵經，玄奘非外國人，其書又爲奉詔所修，史有明文，何以此種爲譯？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二云：「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絕不能與撰述之義同科，內典中已有嚴明之定義，而唐宋以來內外著錄，多以西域記爲三藏法師奉詔譯，所譯者何此不可解一也。辯機爲大總持寺道岳法師弟子，貞觀十九年玄奘東歸，勅居長安弘福寺翻譯，辯機當時爲參預綴文大德九人之一，雖年少才高，實未嘗遠涉西域，此書又非其奉詔所修，何得稱撰？撰者屬辭比事之謂，若此書爲辯機所撰，則與玄奘又何涉乎？此不可解二也。今依此二問，試作解釋，略分四段：一、唐代載籍中皆稱西域記爲玄奘撰而無稱譯或稱辯機撰者；二、宋代著錄始以譯人與撰人並列；三、辯機與西域記之關係；四、結論。當否誠不敢自知，敬祈宏達之教正。

西域記開始撰修之年代，諸書所記在貞觀十九年，春正月，玄奘初歸，齋經像入西京，二月謁帝於洛陽，勅命就其經歷見聞，修撰成書。慈恩傳卷六云：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奉詔撰修之說，慈恩傳外，劉軻大遍覺法師塔銘（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及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記之。貞觀二十年秋七月，玄奘修西域記成，進表（慈恩傳卷六引）曰：

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及大千之疆，頗窮葱嶺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雕華。謹具編裁，稱爲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昌羣按：日本智恩院藏寧樂朝舊鈔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零卷，此段作：「至於玄奘所記，微有詳盡，其迂辭瑣說，多從翦棄，綴爲大唐西域記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末署「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狀上。」其餘字句，與慈恩傳所載頗有異同。）

太宗報之有云：「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能仰測。新撰大唐西域記，自當披覽。」此玄奘自言，太宗所語，並無奉詔翻譯之影響。表中不言辯機者，西域記本玄奘所領修，亦猶李林甫上唐六典不及張九齡蕭嵩等，劉昫進舊唐書，不言張昭遠趙瑩等，乃勅撰書表進之常例也。

問題之發生實源於大唐內典錄。內典錄卷五列玄奘所譯大小乘經論六十七部，最末爲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總稱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奘奉詔譯（此點承陳援菴先生校正），然不言辯機撰。按道宣曾參與玄奘譯經之役，筆受大菩薩藏經二十卷，見所撰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與辯機又爲同僚。內典錄成於麟德元年，正玄奘示寂之年，則道宣於西域記撰修之經過，當親見之，而何以內典錄將西域記列爲玄奘譯經之一？唐代經錄及佛藏史傳，自內典錄外，絕不見以西域記爲玄奘譯，亦絕不見稱辯機撰，或二名並稱者。辯機雖以淫亂被誅，佛門諱之，僧傳不爲立傳，但道宣與之最爲親近，屢稱述之，內典錄不應不爲著錄。且西域記之成書在貞觀二十年七月，辯機與高陽公主事尙未發，正風徽鼎盛之時，初無所爲諱。則今行西域記之署稱，是否爲原

本之舊，實甚可疑。

自內典錄將西域記與玄奘譯經並列之後，遂啓後世稱西域記爲玄奘所譯之端，唐代經錄，如與辯機道宣同就玄奘翻譯之精邁古今譯經圖紀卷四，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八卷十三，及圓照貞元釋教錄卷十一卷二十八，均作玄奘撰，不言譯，亦不及辯機。惟開元釋教錄卷八載：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原注）見內典錄。貞觀二十年玄奘奉勅於弘福寺翻經院撰。沙門辯機承旨綴首，秋七月絕筆。

雖云據內典錄，但已不如內典錄有將西域記認爲奉詔譯之嫌，而還稱撰於辯機則謂承旨綴首，秋七月絕筆，此係據西域記卷末辯機記贊中語補入，非智昇別有所據也。

經錄之外，唐代載籍亦常徵引西域記。法苑珠林卷三卷四卷九卷十一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一百十九等，皆稱玄奘撰，惟珠林每多異稱，如奘法師西國傳，西國記，西域行傳，西域傳，奘師傳。又卷一百十九著錄西域記作十三卷，而卷三十八又作十二卷，則十三卷當爲傳寫之誤。此外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十五卷七十七等，皆作玄奘撰。開元天寶間，揚州龍興寺和尚鑑真，發願六次東渡日本傳戒律，以五次之失敗，最後始於天寶十三載達日本，所携經律中有西域記，亦作玄奘撰，西域記傳入日本，恐以此爲第一部。（參閱鑑真弟子日本僧元開撰唐大和尚東征傳，亦稱鑑真傳，一卷。按此書最近京都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影古梓堂文庫藏古鈔本，作玄奘法師西域記十一卷，而羣書類從本及東京古典保存會影東寺觀智院藏卷子本，均作十二卷，則十一卷爲誤。）諸書所記，或言撰，或言奉詔撰，皆不稱譯，亦不及辯機。此唐代載籍中所見西域記與玄奘及辯機之關係可考者也。

一一

宋人著錄仍多沿唐之舊。錢氏輯崇文總目卷二，郡齋讀書志卷七，程大昌考古編卷八，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舊唐書卷一九

一玄奘傳，均但言玄奘撰不及辯機，但舊書經籍志不著錄西域記，疑劉昫諸人僅據僧傳，實未見其書。新書不立玄奘傳，藝文志則載玄奘西域記十二卷，又辯機西域記十二卷，明以一書誤爲二書，但可注意者，辯機之名，自此始與西域記圖聯，其致誤之由，必大有其故。通志藝文略卷六十六又承新書藝文志誤爲二書。惟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載：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

王應麟玉海卷十六據中興書目亦然。爾後馬端臨通考經籍考卷二百六亦據陳氏之著錄。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又單作辯機撰。是西域記譯人與撰人之關係，至宋始成今本之款式，其故何歟？不能不溯於大藏之開雕也。

唐本西域記，今世已不可得見，輒近敦煌寫本中亦無發現。今存最古之本，除磧砂藏外，流傳於海外者：一、高麗藏本。高麗藏有新舊二種，舊藏刻於高麗文宗朝（北宋仁宗之世），至高宗時（南宋理宗），罹於蒙古兵燹，再刻者卽新藏。舊藏本西域記爲日本南禪寺所藏，僅存卷五至卷十，新藏本藏日本三緣山增上寺，京都帝大亦有藏本，皆爲足本。二、日本東寺觀智院所藏北宋本，與高麗藏本校，無敬播序而多燕國公張說序，卷末附音義，其餘體裁字句，亦不少異同。但近京城帝大印朝鮮慶尙南道海印寺藏或說卽高宗時新藏本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二載西域記，則仍有敬播序，知宋時各本已多不同。敬播，太宗時官著作郎，舊唐書卷一二三，新唐書卷一九八有傳。三、日本石山寺藏長寬元年（南宗高宗隆興元年）古寫本，有敬播序而無燕國公序，字句與麗本並有異同。四、日本醍醐三寶院藏建保二年（南宋寧宗嘉定七年）寫本。五、神田香嚴氏藏大治元年（北宋欽宗靖康元年）寫本，舊爲法隆寺藏，體裁字句，大抵與石山寺本同。六、富岡謙藏氏藏舊鈔承應本（明永歷間），係據數本合校，校者名氏不詳，校時在享保辛丑，當康熙六十年，其題記有云：「譯人撰者之號，惟在第一第九，餘卷無之。」今各本多每卷均有譯人撰者之號，此其異也。七、黃蘗板明藏本，此最通行，訛誤甚多，極不足據。上舉第一項之高麗新舊藏本，卽明治四十年京都帝大校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之底本，復參以其餘六項各本互校者也。大正大藏經第五十一卷所收西域記底本，爲松本初子氏

藏中尊寺金銀泥金本，有敬播序，而張說叙則作于志寧。今我國所存經藏，積砂藏外，以山西趙城廣勝寺藏金天眷年間所刻爲最古，惜無總目，與傳世各藏有何異同，或所收有西域記否，尙難詳知，而今已有煙消雲散之慨矣。據昭和法寶總錄，海內外藏經總目著錄西域記者約二十種，如東寺觀智院、高麗大藏、知恩院、圖書寮各總錄，皆作玄奘譯辯機撰。綠山三大藏總目，至元法寶總錄等則作玄奘撰。按大藏開雕，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之蜀板藏經，此後如宋東禪寺板、開元寺板、思溪板、積砂板、元杭州板、明南北藏，莫不循開寶之舊。然開寶藏經之雕造，係據開元釋教錄之卷數，開元錄既明稱西域記爲玄奘撰，則宋代經藏何以復改爲譯，此必爲開寶藏開雕之際，誤會內典錄之著錄，將西域記與玄奘譯經並列，遂復改稱玄奘譯，由是宋以後之經錄，或稱譯或稱撰，紛紜莫定，殆各沿舊日而著錄之耳。

唐本西域記既不可得見，間嘗取法苑珠林、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諸書與高麗藏本（即京都帝大校本）相校，頗多出入，試舉一例：西域記卷二首叙印度之時間云：「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此節宋明各本均同，而珠林卷三所引「次舍」則作「旋機」。又西域記同卷下文云：「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珠林同卷「一一」作「二」，神田氏藏宋靖康元年寫本又無下「一」字。又西域記同卷「黑前白後，合爲一月」，珠林同卷作「白前黑後」。凡此三義，皆以珠林所引爲勝。西域記之流傳，唐宋間已微有差異，則譯人與撰人之畧稱，謂其非原本之舊，當無大誤。其始稱玄奘譯辯機撰者，舍大藏開雕時有所改動之說，別無可推論之理由。或因辯機記贊中有「撰斯方志」一語，殆本此而來歟？

## 二

然則，辯機與西域記之關係若何？辯機與高陽公主亂事發被誅，生平事蹟，具見陳援菴（垣）先生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一文，名僧艷史，足令人低徊惋惜。其與西域記關係之直接史料，一爲辯機自述，一爲道宣所述，此外無與焉。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云：

〔樊〕既承明命，返跡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義證，沙門行友玄願等以爲綴輯，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貞觀十九年）五月，開創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並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樊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願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紙前後。

道宣與辯機當時皆爲助理玄奘譯經之同僚，較辯機行輩爲長，其言「親受時事，連紙前後」與辯機自述相脗合。西域記卷末辯機所撰記贊云：

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簷革服，爲大總持寺婆多都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墻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鶴雀之資，廁鵝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顯藻，磨鈍勵朽，力疲曳騫，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尙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偏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尙無刊落。（中略）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置場迴互，行次卽書，不存編次，故諸印度，各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異聞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煞青。

據道宣與辯機所記，西域記之成書，有四種可能之推測。一、爲辯機整理玄奘所得材料而成，故云「恭承志記，倫次其文」。「親受時事，連紙前後」。陳寅恪先生來書謂：西域記首阿着尼，終闍薩旦那，正是樊師西遊及東歸路線之次第。且卷末自言「隨所遊至，略書梗概，舉其間見，記諸羣化」，則其必爲撰而非譯明矣。二、樊師杖錫遐征，周歷印度諸國十七年，所見所聞，自以外國文資料爲多，故云「境路盤紆，置場迴互，行次卽書，不存編次」。三、此種材料有爲樊師譯授，辯機筆記者，故記贊有云，法師「妙窮梵學，覽文如已，轉音如響」。四、由辯機綴輯其他舊聞補充者，故云「爰命庸才，撰斯方志」。「略舉遺靈，粗申記注」。今觀西域

記內容，此四種推測，皆可覆按。所以西域記成書，爲時僅一年七閱月，玄奘當時以多忙之身，自無暇手寫此八萬餘言之著作，則辯機之力爲多焉。

由上所論，辯機於西域記之成，蓋身兼當時譯經執事之筆受與綴文二種職務，書成，復經玄奘潤飾校正者也。今書中屢有玄奘自稱之詞，如法顯傳之自記，按之道宣所謂「重加陶煉」之例，玄奘必自負最後校訂之責無疑。且西域記爲玄奘奉詔所修，常例不得以辯機之名與玄奘並列，玄奘所譯諸經，其有後記後序者，稱沙門某某受旨證文，亦無與玄奘之名並署於卷首者。唐代經錄既無此例，何以至宋代始有如今本之署稱謂其爲大藏開闢時所增，非過言也。

#### 四

西域記之非譯，本已無庸置辨，今所欲言者，何以內典錄卷五將西域記列於玄奘所譯諸經中，致啓後人稱西域記爲譯之誤會，其理由可以尋釋乎？

按佛經之翻譯，相傳始於東漢明帝時攝摩騰與竺法蘭之四十二章經，（出三藏記集卷二梁高僧傳卷一）未可盡信。大抵六朝時代，翻譯人才猶不甚發達，彼時翻經，多一人宣譯，一人筆受，求能妙善梵漢如鳩摩羅什者，固難能可貴。至唐宋之時，人才濟濟，翻譯事業，亦甚嚴重，一經之成，須經若干手續，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太平興國五年條記：

天息災述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呪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目，曰大法曼羣羅，請聖賢阿伽沐浴，設香華燈水穀果之供，禮拜繞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

據此所述，玄奘當時固譯主也，其所譯之經，皆爲請命後奉詔翻譯，道宣以西域記列於所譯諸經中，殆此故耶？然高宗時，義淨嘗周歷印度二十年，武后證聖元年歸國，亦奉勅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五十九部，未聞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南海寄歸內法傳爲譯也。

又考釋迦方志卷下第五遊履篇云：

大東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以貞觀三年自弔形影，西尋教跡。（中略）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歷諸山國東歸，經于闐婁蘭等，凡一百五十國。貞觀十九年安達京師，奉詔譯經，乃著西域傳一十二卷。

按釋迦方志一書，開元釋教錄卷八，貞元釋教錄卷二十七均著錄爲道宣撰，大正藏經卷五十一據高麗本則作「終南太一山釋氏」撰，無道宣之名，宋元各本則有之，卷末題「大唐永徽元年歲維庚戌終南太一山豐德寺沙門吳興釋道宣」云云。初疑此豐德寺道宣與撰內典錄之西明寺道宣爲二人，乃讀宋高僧傳卷四靖邁傳，稱貞觀中邁與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等十一人，同就玄奘翻譯，執筆綴文，知其實爲一人。是道宣於內典錄雖未明言爲玄奘撰，而於釋迦方志則固稱玄奘著，證之唐代載籍無一作玄奘譯者，則今本西域記譯人與撰人之署稱，其誤實始於宋人，而尤與大藏之開雕最有關係，至今遂令人難於索解矣。



# 燉煌寫本張義潮變文跋

孫楷第

〔上缺〕諸川吐蕃兵馬還來劫掠沙州。新入探得事宜，星夜來報僕射。吐渾王集諸川蕃賊欲來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尙未齊集。僕射聞吐渾王反亂，卽乃點兵鑿凶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纔經信宿，卽至西同側近，便擬交鋒。其賊不敢拒敵，卽乃奔走。僕射遂號令三軍，便須追逐。行經一千里已來，直到退渾國內，方始趕越。僕射卽令整理隊伍，排比兵戈。展旗幟，動鳴鼙，縱八陣，騎英雄，分兵兩道，裹合四邊。人持白刃，突騎爭先。須臾陣合，昏霧漲天。漢軍勇猛而乘勢，拽戟衝山直進前。蕃戎膽怯奔南北，漢將雄豪百當千。處

忽聞戎犬起狼心，

星夜排兵奔疾道，

此時用命總須擒。

叛逆西同把嶮林，

雄雄上將謀如雨，

十載提戈驅醜虜，

三邊獷悍不能侵。

蠢惡蕃戎計豈深，

輒爾依前起逆心。

今日總須標賊首，

何期今歲興殘害，

將軍號令兒郎曰：

尅勵無辭百戰勞，

斯須霧合已隳隳，

嘗敵何須避寶刀，

漢家持刀如霜雪，

丈夫名宦向槍頭取，

頭中鋒鏖陪壘土，

虜騎天寬無處逃。

血濺戎屍透戰襖，

上將威臨煞氣高。

一陣吐渾輪欲盡，

決戰一陣，蕃軍大敗。其吐渾王怕急，突圍使走。登涉高山，把嶮而住。其宰相三人，當時於陣面上生擒。祇向馬前，按軍令而寸斬。生口細小等活捉三百餘人。收奪得驢馬牛羊二千頭疋。然後唱大陣樂而歸軍幕。燉煌北一千里鎮伊州城，西有納

職縣。其時回鶻及吐渾居住在彼，頻來抄劫伊州，俘虜人物，侵奪畜牧，曾無暫安。僕射乃於大中十年六月六日，親統甲兵，詣彼擊逐伐除。不經旬日中間，卽至納職城。賊等不虞漢兵忽到，無准備之心。我軍遂列烏雲之陣，四面急攻。蕃賊靡狂，星

分南北。漢軍得勢，押背使追。不過五十里之間，斃戮橫屍遍野。處

燉煌上將漢諸侯，擊却西戎朝鳳樓。聖主委令權右地，

但是兒奴盡總繹。昨聞檢狃侵伊嶺，俘劫邊屯旦夕憂。

元戎叱咤揚眉怒，當卽行兵出遠收。兩軍相見如龍鬪，

納職城西赤血流。我將軍意氣懷文武，威儻蕃渾膽已浮。

犬羊纔見唐軍勝，星散迴兵所在抽。遠來今日須誅剪，

押背擒羅豈肯休。千人中矢沙場殪，銛鏑倒斃（七彫反）墜賊頭。

捫鏢紅旗晶耀日，不忝田丹縱火牛。漢主神資通造化，

殄却殘凶總不留。

僕射與犬羊決戰一陣，迴鶻大敗，各自蒼黃拋棄鞍馬，走投入納職城，把牢而守。於是中軍舉畫角，連擊鈔鐸，四面□兵，收奪駝馬之類一萬頭疋。我軍大勝，疋騎不輸。遂卽收兵，却望沙州而返。旣至本軍，遂乃朝朝秣馬，日日練兵，以備兇奴，不會暫暇。先去大中十載，大唐差冊立迴鶻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而赴單于。下有押衙陳元弘走至沙州界內，以遊奔使佐承珍相見。承珍忽于曠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處分左右領至馬前，登時盤詰。陳元弘進步向前，稱是漢朝使命北入迴鶻充冊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叛迴鶻劫奪國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得至此間，不是惡人。伏望將軍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漢朝使人，與馬馱，至沙州，卽引入參見僕射。陳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帳前。僕射問陳元弘使人於何處遇賊本使復是何人？元弘進步向前，啓僕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勅持節北入單于，充冊立使。行至雪山南畔，

遇逢背逆迴鶻一千餘騎，當被劫奪國冊及諸勅信。元弘等出自京華，素未諳野戰，彼衆我寡，遂落紆虞。僕射聞言，心生大怒。這賊爭敢輒爾猖狂，恣行凶害。向陳元弘道：使人且歸公館，便與根尋。猶未出兵之間，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馬使至云：有背叛迴鶻五百餘帳，首領翟都督等將迴鶻百姓已到伊州側。（下缺）

右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燉煌本失名卷子一本（北平圖書館藏影本）編號二九六二。其紀事以說白與歌讚相間，乃變文之體。蓋僧徒宣唱時事以頌軍府之功者也。第其本已不全，事不具首尾。今以見存者觀之，其文初記吐渾國王鳩集吐蕃犯沙州，僕射引軍取疾路由州西南進師，至西同側近，吐渾衆逃走。追逐一千里，直抵退渾國內。決戰，斬其宰相，虜獲甚衆。然後唱大樂歸軍幕。云：次記迴鶻吐渾衆居納職縣（按納職屬伊州）類來抄掠伊州。僕射以大中十年六月親討之。大勝而還。次記大中十年，大唐差册立迴鶻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北入迴鶻。行至雪山南畔，爲叛亂迴鶻千餘騎劫奪國信，使者與其屬各自逃奔。其押衙陳元弘信步至沙州界，州遊奕使佐承珍以聞。僕射怒，擬討之。未果。至十一年八月，伊州刺史王和清使報，有叛亂迴鶻五百餘帳，其首領翟都督等將迴鶻已到伊州境。文至此止，不知其究竟。按文所記三事，皆涉外族。其一爲吐渾吐蕃，其二爲迴鶻吐渾，其三爲迴鶻沙州居河西西鄙，與此三族雜處，故此文敘事皆及之。然吐渾在唐初爲吐蕃所併，吐蕃迴鶻至大中時皆已衰微。文中所記，乃其餘孽。今約述其始末，以本文證之。

一 文於吐谷渾書吐渾，亦作退渾。按退渾乃唐末通稱，舊唐書吐渾傳所謂「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疾而然」是也。考吐渾以晉永嘉末西渡洮水，奄有今青海之地。至唐高宗龍朔中，爲吐蕃所滅。其可汗諾曷鉢內屬，居靈州境。帝爲置安樂州。餘衆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其後安樂州爲吐蕃所陷，其部衆又東徙，散居朔方河東之境。自此而後，其酋之見於史者，貞元間有慕容復讐可汗。復死，停襲，封嗣遂絕。唐末有赫連鐸據振武靈州，得節鎮。爲李克用所滅。五代時蔚州有白承福，晉開運中爲劉知遠所殺。今新五代史唐晉漢周諸本紀，及遼史太祖本紀所稱吐渾，大抵皆內徙之朔方河東吐渾也。至吐渾故國爲吐蕃所有者，其餘部如

何，史書未有記載。惟舊書吐蕃傳，於廣德元年後，屢書吐蕃以吐谷渾黨項羌或羌渾之衆入寇。新唐書吐蕃傳載吐蕃相尙與思羅，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以拒尙恐熱。蓋爲吐蕃所收，供其役使，無復部落可言。然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及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歸，述所經見，尙以吐渾爲言。元和郡縣志卷四十志瓜州云：雪山南連吐谷渾界。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舊唐書吐蕃傳載元鼎語云：莫賀延磧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今按憲穆之際，去吐渾之亡已百餘年。吉甫元鼎非不知之。此於文宜稱吐蕃，何以仍以吐渾爲言。若以其地係吐渾故地而稱之，則洮水以西祁連以南皆吐渾舊壤，顧何以他處不然，獨於瓜沙邊境稱吐渾？疑吐渾亡後，其種落多居瓜沙南境，雖隸屬吐蕃，而吉甫等據其族稱之，仍曰吐渾。此變文記吐渾在沙州西南，與劉元鼎之言合。蓋是時吐蕃已衰，其尙有自立者，結吐蕃迴鶻入寇沙州。使府既敗其軍，復窮蹙之，抵其牙。故文中有吐渾國之名也。使余所說不誤，則吐渾餘都在吐蕃者，大中時尙有自立之事。雖其勢微弱無關史局，然亦吐渾民族之片段史料矣。至新唐書沙陀傳新五代史唐紀俱稱李克用取雲州，赫連鐸亡入吐渾。通鑑繫其事于昭宗大順二年，云奔吐谷渾部，亦同。此吐渾殆指朔方河東間之吐渾舊帳，非沙州南之吐渾。因鐸出奔，旋歸幽州，復與李匡威合兵爭雲州，至乾寧元年卒爲克用所殺。其必非遠走可知也。

二 吐蕃迴鶻在唐號爲雄強。其吐蕃先并吐渾，與河隴接壤。及天寶以還，中原多事，乘機盜據邊城。歷肅代德三朝，河隴諸州以及安西北庭，先後爲吐蕃所陷。自是密邇京畿，抄掠近郊，爲患最近。至會昌初，其國內亂，國勢始衰。至迴鶻助討安史有功，唐待之甚厚，自肅宗以來，每以和親羈縻之。然自是氣凌中國，驕暴亦甚。至開成末，其國爲黠戛斯所滅，諸部潰散。其南徙近塞者爲烏介可汗，數擾唐北境。會昌三年爲河東節度使劉沔所敗，保于黑車子部。居三年，爲黑車子所殺。其西奔者，一支投安西，一支入河隴境，皆役屬於吐蕃。以上據唐書，舊唐書，吐蕃迴鶻二傳，及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約略述之。是時吐蕃亦大亂。渭州將論恐熱與鄯州節度使尙婢婢相攻不已。唐因之規復河隴諸州。大中三年，收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五年，沙州人張義潮復沙州，旋略定河隴諸州。朝廷因以義潮充歸義軍節度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觀察使。義潮鎮河西十餘年，至懿宗咸通八年入朝。

始留京師。此文所載，皆大中十年左右之事，則文中稱僕射乃指義潮無疑。（羅叔言丙寅稿補唐書張義開傳書大中五年十一月以義潮爲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衛大將軍，乃義潮最初官階，據此文稱僕射，知義潮於大中十年前後曾加左右僕射也。）其與吐渾相結寇沙州之吐蕃，乃吐蕃殘部，雖不知爲何部，以尙婢部爲唐用而與論恐熱部積不相下推之，或卽論恐熱部。其大中十年與吐渾寇伊州之迴鶻，以及十一年伊州王和清所報叛亂迴鶻首領翟都督等，以當時形勢言之，必爲安西迴鶻，亦無可疑也。

三 王端章出使事，事關當時方略。端章所冊封者，乃安西迴鶻龐特勤。龐特勤乃迴鶻可汗外甥。當開成中，迴鶻爲黠戛斯所破滅，龐特勤與迴鶻相殿職，率十五部西奔葛邏祿，寓於安西。旋自立爲可汗。其稱可汗，不知何時。唯通鑑唐紀武宗會昌四年載李德裕奏，謂調知迴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按可汗謂烏介可汗此時依黑車子）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云云。似是時龐特勤在安西，已能安輯其衆。舊唐書迴紇傳，記烏介可汗之死，弟遏廝立，依于室韋。大中二年，黠戛斯相阿播率蕃兵七萬來取之，盡收其衆歸磧北。所存數帳散藏山林，盜劫諸蕃，皆西向傾心，望安西龐特勤之到。龐特勤已自立爲可汗，有磧西諸城云。是龐特勤之立爲可汗，至晚亦在大中二年之前。至宣宗遣使冊封事，在大中十年。通鑑二百四十九頗載其事。唯所記不詳。近義寧陳寅恪先生見示，謂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備載遣使制詔及冊封之文，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載王端章等三人貶逐事，皆較通鑑爲詳。今參合諸本，詳述其事如左。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三十八載大中十年二月議立回鶻可汗詔云：

回鶻久爲與國，嘗建大勳，累申式配之儀。……會昌中，遠方喪亂，可汗淪亡。狼顧旣困於歲牧，鼠竊或行于邊州。時姦臣當軸，儒將操戈，因樂禍以乘危，遂興戎而生事。不念救災之義，盡爲助順之功。驅彼流離，窘爲徒隸。朕每思報德，實用疚懷。所以頓詔遣書，俾勤尋訪。穹廡莫覩，甌脫已平。近有回鶻來款朔方，帥臣得之，送至闕下。又有回鶻隨黠戛斯李象。（按黠戛斯自稱李陵之後與唐同宗）至朝廷，各令象胥徵其要領。皆云龐特勤今爲可汗，尙寓安西，衆所悅附。契素願，慰悅良多。俟其歸

還衙帳，當議特舉冊命。今遣使臣，且往慰諭。

此詔爲遣使宣撫回鶻而降。蓋其時回鶻有來者，稱安西廬特勤之立，因遣使往慰之。通鑑節錄此詔（作三月辛亥詔，與大詔令集作二月異。按陳援庵先生云，大中十年二月甲戌朔，無辛亥，當係今本詔令集之譌。）而刪去今遣使臣且往宣諭之語。致用意不明。所遣使臣，兩唐書皆不載其人。以詔頒于三月領之，使者之出亦當在此時。

使臣行至靈武，適安西迴鶻可汗亦遣使入貢，兼請冊封。宣宗乃於大中十年十一月降詔（此據通鑑，唐大詔令集載遣使冊回鶻可汗製作十二月）。命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冊爲九姓迴鶻溫祿登里羅沒汨密施合俱錄吐伽懷達可汗。其冊文云，

……咨爾回鶻可汗生於貴族，能收既絕之燼，常懷再振之心。願嗣天驕，載歸地著。發使請命，誠辭可哀。既將還定，舊封用承。墜緒。今遣使臣朝議郎檢校秘書監兼衛尉少卿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端章，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兼國子禮記博士御史賜緋魚袋李潯，持節備禮……爾其服我恩榮，膺茲位號，勉修前好，恢復故疆。（唐大詔令集一二九）

據此冊文，正使爲王端章，副使爲李潯。舊書大中十一年宣宗紀，則載判官爲河南府士曹李淑。此燉煌本卷子，則出押衙陳元弘之名。當時出使之人可考者如此。端章等以大中十年十一月出使，路爲黑車子所阻，不至而還。十一年十月，因貶端章爲賀州司馬，潯彬州司馬，淑永州司馬。冊回鶻始末，大概如是。而端章等竟坐此遣貶，則宣宗之重視此行亦可知也。

自此而後，未聞唐室有冊立安西迴鶻之事，疑其事終不行。今以唐大詔令集所載宣宗製詔觀之，知宣宗於安西迴鶻可汗本有冊封之意，會其使者來請乃遣使行之。唯回鶻之意乃沿蕃胡強大受中國冊封舊例，冀得唐之冊封以自重。宣宗之意則欲其還歸沙漠，恢復舊疆。觀前後制詔冊文皆申此意可知。其十年三月詔，敕會昌舊事，以爲姦臣儒將樂禍乘危，不念救災之義，實爲李德裕及幽州太原諸鎮立功者而發。不知迴鶻之爲唐患，僅次于吐蕃。德裕當時決策論兵，審度國勢，飭諸軍固關防，拒回紇抄掠。亦不從黠戛斯共討回鶻之請。相機制勝，其爲國家謀甚當。若援救災之義，謂其時宜援回鶻以抗黠戛斯，無論唐當時萬無此力，即使能之，勢中國以事一破滅之回紇，究於中國何裨。凡此利害，大中君臣顧不知之。乃詔書明言以此爲罪，胡三省注所謂

愛憎之論，誠不足以服人也。觀大中初德裕爲令狐綯白敏中所搆，貶死珠崖。其石雄受德裕知屢立奇助，亦爲王宰白敏中所排擯，至抑鬱以死。則所謂姦相懦將者固有其人，在此而不在彼矣。然則宣宗之册回鶻，固一反會昌之策，具有興滅繼絕之誠意乎？以余觀之，其旨殊不在是。蓋是時唐雖有河隴州郡，而其實破碎不完。如衝要之涼州，猶在吐蕃之手。直至懿宗咸通四年，始由張義潮收復之。（四年據通鑑，新唐書懿宗紀作三年，吐蕃傳又作二年。）其餘州郡仍多爲吐蕃部衆所據。姑以通鑑所載者言之。如論恐熱居鄜州，尙婢婢居甘州，婢婢將拓拔懷先居鄯州，其西州亦爲吐蕃所居。至咸通七年二月，北庭回鶻僕固俊始克西州，獻俘於唐。十月，拓拔懷先始入鄜州，斬論恐熱，傳首京師。其武州陷蕃亦至咸通間始收復。（新唐書地理志。）又據通鑑懿宗紀咸通三年所書，自吐蕃論恐熱作亂，其奴部嘔末多無主，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廊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是所謂河隴州郡者，仍爲吐蕃錯處之地。而迴鶻衆之奔吐蕃者，仍散居河隴間。其時黠戛斯與于西北，已受唐册封。宣宗之急于撫回鶻欲其返舊疆者，蓋回鶻可汗如肯東徙，則北可爲唐屏藩，遮斷黠戛斯。西則唯餘吐蕃殘部，勢單易治。且因可汗牙之東移，安西北庭亦可漸收爲唐有。如回鶻能從唐之命，爲計誠甚善。然回鶻自累次爲黠戛斯所破，所居舊壤，已成窮荒。龐特勤居安西，將近二十年。人情安土重遷，豈肯遽率其部東徙。是以宣宗之計不行，而回鶻之居安西如故。新唐書吐蕃傳通鑑懿宗紀咸通十三年俱稱咸通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河西，甘州爲迴鶻所併。舊唐書回紇傳，則稱龐特勤居安西，稱可汗，有碣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謂甘州回鶻爲龐特勤之後，不知確否。然迴鶻亡後，其西奔部衆本分處安西與河隴境內。自五代以還，甘州迴鶻每與西州回鶻並稱。疑陷甘州者，乃居河隴之回鶻，未必爲龐特勤後裔。至新唐書回鶻傳，載大中初龐特勤已自稱可汗，居甘州。則因改舊書而誤，尤不足置論也。

王端章册封迴鶻事，史籍所載，略如上述。至燉煌本紀端章事，尤有可與史書互證者。如舊唐書及通鑑宣宗紀載端章出使，路爲黑車子所阻，不至而回。燉煌本作回鶻。按黑車子曾役屬于回鶻，此還目爲回鶻，固亦無不可。然究以舊唐書通鑑所書爲得其實。唯二書記此事，但云爲黑車子所阻，語太簡略。燉煌本則云背逆迴鶻一千餘騎，劫奪國信。知端章等所費册文已失，有不得

不折回之理由。又端章等出使，未有師旅護送，遇蕃虜千餘騎，勢不能抵禦。其事亦可原諒。其遭貶竄雖罪有攸歸，然宣宗因綏遠方之意不得卽遂，因怒責之，實未嘗思及端章等被阻之情形也。至端章被阻在何地，史書亦無明文。此則謂在雪山南畔。按雪山卽祁連山別稱。山在河隴境內，隨處皆以雪山爲名。其在瓜州甘州境者，如元和郡縣志卷四瓜州志載雪山在晉昌縣南一百六十里。甘州志載雪山在張掖縣南一百里。又文獻通考回紇考（卷三四七）載宋真宗咸平四年甘肅迴鶻可汗遣使來，自言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皆是在涼州蘭州境者，如文獻通考吐蕃考（卷三三五）載咸平元年涼州吐蕃會河西軍左廂副使折漣游龍鉢來朝，自稱其境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是由上所舉諸例觀之，是祁連山在甘瓜涼蘭一帶者，通名雪山。唐通安西大路，在河隴未失之前，本由長安西行出蕭關，歷秦蘭涼甘瓜沙以向安西。及河隴不守，則須北上經迴紇地西行。當大中之際，已復秦原，繼又得河西隴右十一州郡，似安西舊路已可通達。然終宣宗之世，涼州猶未恢復。故十年三月宣慰回鶻使者抵靈州，而與安西回鶻來使相值。端章等出使卽在是年十一月，其赴安西似亦當北趨靈州，西行踰沙磧，經甘沙以入安西。是其行經胡地，故易爲黑車子所乘。然則端章被劫，或在甘瓜州境，故押衙陳元弘得以逃至沙州歟？至黑車子本北狄之一種，會昌二年春回鶻烏介可汗爲劉沔石雄所敗，曾往依之，據會昌四年三月武宗賜黠戛斯勅，稱其地在沙漠之中，去漢界一千餘里，自來漢兵未嘗到此。（冊府元龜九九四載是勅作會昌三年九月，疑誤，今據通鑑。）其方向雖不甚明，以當時用兵形勢推之，似其地當西南直天德振武（今綏遠境）而南直幽州。（王靜安先生黑車子室章考，據舊書回紇傳謂黑車子卽解室章，去幽州東北四五百里。按武宗賜黠戛斯勅，後于烏介可汗走依黑車子部年餘，明言去漢界一千餘里，先生之言，似不甚的。）去河西甚遠。據舊書通鑑及此燉煌變文，則黑車子乃於河西甘瓜界劫奪唐使，其事甚怪。蓋遊牧民族，飄忽無常，其族帳雖遠在振武天德之極東北境，而遊騎得馳至河西，亦意中事。觀遼史太祖紀書唐哀宗天祐間，太祖討黑車子伏勃兵桃山下，以誘盧龍軍之來拒者。（按山在今萬全縣境內）則雖至唐末，黑車子仍與契丹相持於幽州北界，其未嘗西南徙可知。固不得持此一端爲黑車子大中間曾西南徙之證也。



此燉煌寫本變文，述使主張義潮事，蓋卽軍府設齋會時爲義潮所說之本，以事涉本州，耳目切近，而史官紀事於邊州例不能詳；故其敷陳讚詠，足以考見當時之事者，較之史籍，反爲詳悉。斯雖斷爛俗文，亦未嘗無裨史學矣。凡此本所記賴史書疏通證明，及史書偶缺，賴此本補之者，余私以己意闡發，具說如上。不敢云知當時之事，姑以問學所得，與賢者商略而已。抑余讀此文後，有不能無感者。唐自至德乾元以後，盡失河隴，歷百餘年不能克復。至大中時，值吐蕃之衰，乃得漸次收復之。然三州七關，由州人之來降，瓜沙十一州，由張義潮義師之略定，非朝廷之因時奮發能自取之也。觀義潮略定諸州之後，質其兄義潭于京師。（據燉煌本張氏勳德記）蓋自知河西州郡，與蕃胡雜處，非區區一鎮所能支持，故獻悃誠，使朝廷不疑，冀有以扶助之耳。然朝廷於河西，除置軍設使以官爵糜義潮外，未聞有經理之計。其吐蕃回鶻居中國之地者，亦聽其自然，未嘗分別順逆，有以處置之。然則當時之於河西，徒有收復之名，其土地人民固不思撫而有之也。至王端章等以十年奉使，意在宣撫，然以是文考之，則輅車西上之日，卽義潮與回鶻吐渾爭戰之時。則中國之於四夷所恃者國力，空言和好固無益也。觀大中四五年間，河隴州郡大抵來歸，區區涼州一隅，爲關隴咽喉，獨爲吐蕃所據。是時取之當甚易，乃棄置不顧。歷十餘年之久，始由張義潮克復之，則當時君相之無能，蓋可知矣。乃而修叔姪之舊怨，徇好惡之私情，奸臣儒將之言，徒爲見好夷人，而不自知其開弱無能，坐失時機，貽後世以無窮之憂。自此而後，迄于五代，甘州爲迴鶻所并，涼州則久爲吐蕃人生息之地，瓜沙一隅，懸在西陲，與中國之關係益淺。以迄于宋，終不能有河西。蓋當國者一時之得失，其關於民族之運命者，若斯其鉅也。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附記）此文草創前後，曾經陳寅恪先生陳援庵先生指導，附書志謝。

# 中華圖書協會出版書籍目錄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兩月刊)	每期一角
圖書館學季刊	一元五角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	一元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二次年會報告	五角
中華圖書館協會概況	一元
國學論文索引 第二版	一元
國學論文索引續編	八角
國學論文索引三編	一元
官書局書目彙編	五角
文學論文索引	一元六角
文學論文索引續編	一元六角
中國圖書館概況 (英文本)	三角
全國圖書館及民衆教育館調查表 (第五次訂正)	三角
中國圖書館及民衆教育名稱地址箋 (爲貼郵件用)	二角
鑒止水齋書目	每份四角
日本訪書志補	二角
玄賞齋書目	三角
英國國立圖書館藏書源流考	四角
國際圖書館合作指南 (法文本)	二角
現代圖書館編目法 金敏甫譯	一元
圖書館參考論 李鍾履著	一元
老子考 王重民編	一元二角

每期四角全年一元五角

已絕版

# 宋初三館考

陳樂素

此文爲著者宋代國家藏書考之一篇，全書尙待整理，今得陳君同意，先將本篇發表。 編者識。

## 一 唐三館

宋以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爲三館，蓋循唐制。唐六典卷八注：「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爲弘文。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爲昭文。二年又改爲修文。景雲二年改爲昭文。開元七年又改爲弘文，隸門下省。儀鳳中以館中多鬪籍，置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貞觀初褚無量檢校館務（褚無量應照通典作褚亮），學士號爲館主，因爲故事。」

又卷九注：「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令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七年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名集賢殿，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以說知院事。」

通典卷二一：「武德初因隋舊制，官史屬秘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二年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貞觀八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開元二十五年宰相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

唐之三館如此，其制度之善否，始不具論，然可注意者，則各有其所，各有其務，故各有相當之名稱。因其位居清要，特以次相兼領，且所以寵之（見韓文公集卷二一送鄭十校理序）。此與宋時三館大異。

三館之稱，先此已另有之。如册府元龜卷五十：「永徽元年六月詔三館學士有業科高第，景行淳良者，所司簡試具以名聞。」（學士當爲學生之誤。）又唐會要卷七七：「永徽二年三月詔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及中書門下及國子三館博士，弘文學士。」

故國子祭酒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事有遺謬，仰卽刊正。以上所謂三館，據六典卷二，乃指國子、太學、四門三館而言，與此名同而實異。其稱弘文、集賢、史館爲三館，似始於晚唐。唐會要卷六十一：「大中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乞勅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卷六十四：「大中六年正月，集賢殿大學士馬植論奏，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六月，弘文館奏，三館制置既同，事例宜等。」馬植論奏詳見東觀奏記卷上。按三館之設，以開元集賢爲最晚。然大中距開元已閱百年，未必百年後乃有此稱。五車韻瑞三館條引羅衮謝監修相公啓有「三館之中以信史爲急」語。唐藝文志稱衮爲天祐起居郎，則更在唐末矣。以上所引各條雖未明言三館爲何，然合而觀之，第一條可見三館屬中書、門下兩省，第二條可見三館中有集賢，第三條可見三館中有弘文，第四條可見三館中有史館，並可見三館已爲當時一慣用名詞。然史館、弘文稱館，集賢稱院；弘文、集賢有學士，史館無學士；弘文隸門下，集賢與史館隸中書。其稱不一，組織與系統亦有異，併稱三館，實爲牽強。併稱之理由殆不外二種：三館同隸兩省，一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上言：「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爲次。」二也。

職官分紀卷十五：「唐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尙未合爲一；梁貞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史館寓集賢，雖未明著何時，然大抵在唐末。開元中勅吳兢就集賢修史，卒因李元紘論奏而罷（見唐會要卷六十二）可知其界限分明。唐末亂離，或竟沿就故事而併之。三館之制遂由此變矣。

## 二 五代三館

朱全忠稱帝於汴，開五代分據之局。汴自戰國魏而後，未嘗爲都，梁初百事草創，旋又遷洛，不數年而帝被弑。末帝貞明中始於汴置三館。所謂三館，不過如上述小屋數十間，小屋云者，殆現成之民居耳。舊五代史敬翔傳：「貞明中史臣李琪、張堯、邴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疑當時三館設置原因卽由於修史。因修史而設史館，史館舊寓集賢，並弘文而稱三館；其時圖書貧

乏，未能效唐之分地藏度，相而並置於此，因陋就簡，遂襲唐舊以三館爲名。亂世無法，固不足怪。而唐三館原制至此盡變，不圖宋之竟效之也。

自梁貞明置三館，通考卷一七四有「歷代以來未遑改作」之語，至宋太平興國初乃改建於左昇龍門東北。然五代會要卷十八史館移置條云：周廣順三年九月勅入厚載門內向東地房宜，字令弘文館，集賢院於此分劈廡署。」是中間曾經一度遷移，而宋初既仍貞明以來舊址，則或廣順擬遷而未遷也。又後唐都洛而非都汴，洛都舊有集賢史館（史通卷十一，皇家建國，別置史館，西京與鶯渚爲鄰，東都與鳳池相接，）雖經黃巢之亂，故址當存；後唐較重儒事，三館必非仍梁之舊置於汴也。

### 三 宋崇文院

玉海卷一六五：「建隆元年二月詔改弘文館爲昭文館。」唐末稱弘文，皆改崇文（見五代會要卷十八，）後復弘文。宋又仿唐舊改昭文。據麟臺故事殘本卷一，蓋避宣神諱而改也。時即以首相范質兼昭文館大學士，次相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殿大學士（據宋史宰相表。）名爲沿唐制，實則襲周之舊，因范，魏本皆周相，至此不過換一宋字。官稱如此，實際上之三館亦一仍周舊。終太祖之世未嘗改作。太宗即位，始議整頓。宋會要輯稱職官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太宗幸三館，顧左右曰：是豈足以蓄天下圖書，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二年二月成。乃下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羣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爲崇文院。自梁遷汴都，舊制未備，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即後廢西館是也。湫隘卑痺，僅蔽風雨，周廡微道，出於其旁，術士鵬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是故置焉。院既成，書遷西館之書，分貯兩廊。以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僅八萬卷。」資治通鑑長編職官分紀，玉海、通考等所載大略相同，蓋宋初三館情形及整頓之重要記事也。

按宋之初興，外環者猶有六國，其時情勢彷彿五代，基礎未固，事有不得不從權承舊。太宗即位，大局已定，典章制度自當納

入正軌，既沿唐制有三館之稱，自當分建三館以求名實相副。若以三館爲非善，則當改之，或另創新制。乃兩皆不爲，仍沿五代之陋，併而爲一，又無端冠以崇文之名，名實既乖，事遂不順。春明退朝錄卷中：「本朝合三館爲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修總目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眞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冊府元龜就宣徽南院廳。自後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宗，英宗實錄在慶寧宮。史館領日曆局，自置編修院，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夫修史不能公開，勢不得不另就他所，當建院之始，豈有不知；然則自始即視爲專主藏書之所耳。既視爲專主藏書之所，則當離三館，祇以崇文爲名，別建史館。何以院中仍分昭文、集賢、史館三庫？不特此也，端拱建秘閣，又在其中。祥符一炬，精華幾盡。非祇宋之不幸，實中國之大不幸也。而天禧以後補寫，猶分館閣四庫。通考卷一七四：「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尙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讐之時，務存速畢，第數既多，難得精密。」此不特徒勞，且貽誤後人矣。皆名實乖於前之累也。又史館既囿於崇文，卒至不能獨立，修史既須另置局，甚至本朝史亦不能藏其中。蓋亦避衆人見歟？崇文總目乃合館閣全部書銓次，宋之實錄國史等未嘗一見於目中。

#### 四 宋初以史館主藏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建隆二年正月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詔藏史館。乾德元年十月張昭上新撰名臣事迹五卷，詔藏史館。」史書藏史館，宜也。麟臺故事卷二：「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不盡爲史書，故不曰史館而曰三館，亦宜也。長編：「乾德四年五月，上遣右拾遺孫逢吉（與撰職官分紀之孫逢吉同姓名）至成都收僞蜀圖書法物，乙亥逢吉還，圖書付史館。」麟臺故事卷二：「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通考所載同。二者必非盡史書，何以俱言付史館而不及昭文、集賢？以三館言，昭文居上，以藏書言，唐史館藏書最少。宋所得於諸國者，江南與蜀特富，今皆言藏史館，則當時已異於唐，以史館主藏書矣。何以言之？太宗新建崇文院，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集賢，西廊史館，

而史館獨分四庫，蓋因其書特多，亦存宋初舊制也。宋初舊制，又淵源於五代。五代雖處亂世，撰述未廢，梁貞明以來，已事修史。因修史而書漸聚於史館。史館位置遂獨重。同一處所，三館各分冊府。元龜卷五七五：「後唐天威二年十二月都官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並付史館。」此可爲當時偏重史館之證。所謂弘文，集賢之藏，不過史館之餘而已。宋初所得不止一處，史館餘者以置二館。故崇文初建，猶有三庫之分。長編：「乾德四年閏八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玉海卷五二有乾德六年史館新定書目四卷。徵書以史館之有無爲標準，不曰三館書目，而曰史館書目，皆爲宋初以史館主藏書之證。

## 五 八萬卷之疑問

職官分紀卷十五：「初乾德中得書一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又得三萬卷，參以舊書爲八萬卷。」會要輯稿職官十八亦載，惟謂平吳得二萬。按宋初藏書，來源可分爲四。長編：「建隆初三館所藏書一萬三千餘卷（麟臺故事卷二及通考卷一七四作萬二千餘），此五代周之所遺，一也。其次爲新撰諸書，如建隆二年正月唐會要一百卷，五月三禮新圖二十卷，八月周世宗實錄四十卷，乾德元年七月刑統三十卷，五代會要三十卷，開寶六年四月開寶通禮二百卷，七年閏十月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等皆是（以上俱見長編）。其次爲平諸國所得，又次爲求募所得。長編：「乾德四年，是歲三禮涉弼，二傳彭幹，學突朱載皆應詔上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崇文院初成，總計以上四類爲八萬卷。

乾德得書凡二次，元年平荆南與四年平蜀。得於蜀者，麟臺故事，長編，通考俱言一萬三千卷。然則謂乾德得書萬三千卷者，專指蜀而言。得於吳者，麟臺故事，長編，通考俱言二萬餘卷。職官分紀作三萬，殆書整數。會要輯稿作二萬，恐傳寫誤。以總數八萬言，除吳蜀所得，舊書約當爲四萬。舊書云者，若單指五代周之所遺，固無此數，即合官纂諸書與乾德四年涉彭，朱所獻，亦不足二萬。若荆南所得之數甚鉅，史尙無明徵。故八萬之數究未知何來。玉海他卷所載與長編等同，獨卷五二有注云：「凡得蜀書二萬

三千卷，江南書三萬餘卷。」合之與總數八萬甚近。惜未言其所根據。

或問副本如何？按乾德六年已有史館書目，而職官分紀及會要編稿俱有「六庫書籍皆以類相從」之語，可知曾加整理。得於諸國及周所遺，自必有相同之本，史館爲主，餘置昭文，集賢。正副之分，恐即史館與非史館之分。蓋當時未聞有謄寫之舉，所謂副本，即重出之本，非別鈔之本也。宋史王溥傳：「太祖平吳，蜀所送文史副本，分賜大臣。」此語如確，則吳、蜀副本之若干部分，或全部先已散在人間矣。然姑無論此事如何，當時副本必已入收書總數之內，若除外則必有明文也。

余季豫文云：宋史藝文志序，記宋國史經籍志著錄之數，明言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僅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則太祖一朝，安得已有八萬卷乎？雖史志著錄，例須刪除複重，然即合副本數之，恐亦無如是之多也。職官分紀之言，不足據明矣。

## 六 得吳越北漢南平書不多

五代十國，宋初猶存其六：南唐，後蜀，南，北漢，吳越，南平。六國平，史言收其圖籍者五，唯南漢闕焉。據長編，開寶四年二月劉鋹出降之前夕，其臣龔澄、樞等縱火焚府庫、宮殿皆盡。及送京師，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勳、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龔等以此被誅。是則非不欲收其圖籍，特無可收耳。

南平藏書，北夢瑣言亦未言及。周廣順中田敏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見愛日齋叢鈔及宋史敏傳）似已爲唯一之資料。其餘可作參考者，則孫光憲以好學之士，歷高氏三世皆在幕府，聚書數千卷而已。然以地理言，南平所有雖不過荆、歸、陝三州，而實居諸國之中心，握南北、東西交通之要道。五代史本傳言：「魏王繼岌破蜀，得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與開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又云：「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與從誨常留其使，掠取其物。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圖籍之來源或由此歟？



長編：「太平興國三年，初淮海王俶入朝，命其子惟治權知吳越國事。八月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廩管鑿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惟演，惟演皆赴闕。」按錢俶是年三月入朝。五月上表納土，太宗即命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至是錢俶盡赴闕。故吳越之降，實未勞一兵。錢氏喜聚書。會要輯稿崇儒四：「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詔訪鍾繇墨跡。是歲鎮國軍節度使錢惟演以鍾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跡凡七軸獻（時鎮國軍節度使爲惟治，此事並見宋史，惟治傳，演字當爲治之誤。）八年秘書監錢昱又獻鍾繇、羲之墨跡八軸。」又據宋史，惟治、惟演皆富藏書。以此推之，吳越之藏必有可觀。惟通綏言：「天福六年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燬盡。」舊五代史五行志：「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殆盡。」圖籍難倖免矣。故得於吳越者恐不過其後十餘年來之積儲而已。

會要輯稿又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太原平，命左贊善大夫雷德源入城點檢書籍圖畫。」按北漢自太祖時屢攻不破，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始以契丹援斷而降，其城終未被禍。太原久爲重鎮，五代唐、晉、漢皆據之而起，又未聞兵火之害。雷德源點檢者，殆五代以來之遺也。

以上四國，南漢無所得，餘皆得而不書其數。史不書數，殆無異表示其數不多。會要輯稿崇儒四：「僞國皆聚圖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精，亦多修述。」此實爲最扼要之結語也。

## 七 五代之遺

舊唐書經籍志：「昭宗即位，秘書省奏當省御書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後來省司購募，尙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尙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展收在本軍，望付當省從之。及遷洛陽，又喪其半。平時載籍，世莫得聞。書焚則絕，散猶可聚。唐末之書雖散而未絕。舊五代史梁紀：「開平元年十月山南東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第書籍。」匡凝傳言師厚所獲千卷。此或可稱爲五代最早之官藏。又王都傳：「天成三年四月鄴官爵遣王晏球討之。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

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都敗，奔馬歸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梁官藏富有落於都手而同燼者矣。然據刑法志，都曾獻唐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則都書亦有歸於後唐者。

上引冊府元龜卷五七五言後唐天成庾傳美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於三川。其下接云：「同光已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按後唐聚書甚切，先此同光元年二月早有訪書之詔（見冊府元龜卷五十）。此云同光已後館中煨燼無幾者，當指四年四月莊宗被弑時事。舊史明宗紀：「四月丁亥朔至驪子谷，聞蕭牆震作，莊宗晏駕，帝慟哭。詰旦，朱守殷遣人馳報京城大亂，燔剽不息，請速至京師。己丑帝至洛陽，分命諸將止其焚掠。百官弊衣旅見。」當時之情形可想。天成以後搜訪甚勤，既使庾傳美於蜀，復購募於兩浙荆湖（見五代會要卷十八及舊史唐紀）。冊府元龜卷六〇八：「楊凝式天成初爲給事中，精選通儒校定三館圖書。」宋史張昭傳：「清泰二年召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搜訪之外，且事整理，其數必非過少。其間長興二年能創校印九經之舉，恐與此事不無關係。又新史兀欲傳言其父突欲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契丹兵助晉於太原，唐廢帝殺突欲於其弟。當時突欲之書苟存，自當沒入官矣。

清泰三年十一月唐主從珂自焚於玄武樓而石敬瑭入洛。明年四月遷都於汴。晉雖不過十一年，而頗不廢撰述，續成唐書，即其著者。然據五代會要卷十八，當時監史趙瑩奏所擬修書條例，其於圖書云：「唐初以降，迄於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卷帙實繁，請下秘書省，自唐以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名，四部大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而結果仍不過本毋等之舊，祇錄開元四部目。恐亦以官藏闕乏耳。晉亡於契丹，遼史紀云：「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鐘仗悉送上京。」此事未必盡實。然鐵蹄所踐，能完者幾希。

冊府元龜卷六〇七：「張昭爲兵部尚書，世宗親征淮南，表進所撰兵法，其略曰：臣迭觀前代兵將所著，篇部頗多，自唐末亂離，圖書流落，今蘭臺秘府，目錄空存。其餘討論，固難詳悉。今祇據臣家所有之書，據其兵要。」又六〇八：「顯德二年尹拙狀稱，准

勅校勘經典釋文，雕造印板，非多開博施，通幽洞微之士，重共商榷，必致乖訛；如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領袖，或家藏萬卷，或手校六經，乞同讐校。」以官纂而借助於私人之藏，在當時固不足奇，然周歲既如是貧乏，乃遺於宋者竟一萬三千餘卷，實不爲少。

## 八 蜀與江南

自經安史，黃巢之亂，長安文化移植於蜀，爰及五代，遂呈異彩。五代史前蜀世家：「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善待士，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建倡此風，影響於文化甚大，故前後蜀不過五十餘年，而文學、美術與工藝上之印刷術皆有相當之貢獻。人既移於蜀，物亦必隨之，有唐之書，入於蜀府者恐不尠。

據長編：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宋將王全斌受蜀降表，故宋史紀載是日蜀降。三月孟昶離成都，四月至汴。其時蜀舊將全師雄擁衆據成都北之彭州，自號興蜀大王，與宋軍抗。邛、蜀、眉、陵等十七州應之，屢戰至乾德四年末，師雄病死，蜀亂始平。故三年四月孟昶離至，九月乃遣孫逢吉往取圖書、法物。翌年五月乃還，皆戰亂之影響也。昶離而逢吉未至之間，成都在王全斌手。長編言：「僞蜀臣民往往詣闕訟全斌及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豪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隱沒貨財諸不法事。」後三將皆因此贖責。逢吉至時，猶得蜀書萬三千卷，可謂厚幸。

江南圖書，宋人所飽稱，然記其藏書者，類皆得諸傳聞。如陳彭年江南別錄言：「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城陷，黃氏皆焚。」馬令南唐書因之。然據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李主印篆條：「李後主雅尙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鑒。今內府所有圖軸暨人家所得書畫，多有印篆。曰內殿圖書，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寶，內司文印，集賢殿書院印，集賢院御書印，或親題畫人姓名，或有押字，或爲歌詩雜言。」此足證宮中書盡焚之妄。故陸游南唐書改之，祇云焚鍾王以來墨帖。然究有無此事，尙不能無疑。馬書卷二二：「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調

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饜校精審，編帙完具，與諸國本不類。」姑勿論得書十餘萬卷之不易。據宋史孔維傳，雍熙三年乃擢司業，祭酒尤後；校經之命，玉海言在第拱初。皆在得江南書之後。宋史張洎傳：「煜寵洎，爲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宋亡人之國，所得猶不過二萬餘卷，且已爲諸國之冠，而南唐一人之賜乃逾萬耶？

關於吳蜀藏書之記載雖少，然要之宋初三館以得於吳蜀爲多。圖書見聞志秋山圖條：「太平興國中，秘閣張畫，時陶穀爲翰林，因展秋山圖一面，令黃居寀品第之。居寀一見，動容曰：此圖實居寀與父筌奉孟主命同畫，以答江南信幣，絹縫中有居寀父子姓名。視之果驗。曾有人於向文簡（敏中）見十二幅圖，花竹禽鳥泉石地形皆極精妙。上題云：如京副使臣黃筌等十三人合畫。圖之角却有江南印記。乃孟氏贈李主之物也。」國際上之往來，風雅如此。使人憶及詞壇四主，畫界徐黃；而宋初文士，幾盡吳蜀之舊。文化上之承唐開宋，端賴此長江上下游兩地，不獨圖書已也。

# 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線圖考證

孟 森

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線圖，從理藩院舊藏檔案中散出，今年流入北平市肆，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特斥巨款購藏，乃近世外交史之珍貴參考資料。茲於該校歷史學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處，得見所撰考證，亟錄如次，願國人三致意焉。聞原圖有付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議，未知能成爲事實否。編者附識。

中國與俄羅斯分界，東北西北，皆有條約可憑，界碑可考。惟正北與外蒙古喀爾喀四部之接壤，歷來不見更動，一以內府與圖及會典事例爲憑。何秋濤朔方備乘載之於前，黃彭年補作中俄交界圖詳之於後。中俄界線，以此一段用外蒙爲屏障，爲最安全。蓋以籠絡外蒙爲政策，不作畸零侵占，而以善意鄰好示之。聞諸蒙人之世官於理藩部者，言清季外蒙之奉朝覲於中國者，其王公猶奉行故事，而部人則早樂與俄親矣。事緣華商之貿易於外蒙者，其取利之計，在要結王公而壓迫其部屬。俄商則乘間以公平交易之，常軌既銷，其貨物又博其歡心。朝廷不知禁約，任其自然，已足開爲淵駘魚，爲叢殿爵之漸。當時朝野上下，恆以閉塞爲墜足之道。不知天道久而自變，民智積而漸開，守一窟穴，以相臨制，國家爲自蹙其疆，商民爲自隕其業，迄今同歸於盡。然吾謂東方人種之親切，歷史之悠久，處之有道，終必合併，不能視成吉思汗之子孫，於禹甸謂無甚深之關係也。今考中俄界線，東西皆有歷次分劃明文，獨外蒙與俄，僅恃乾隆朝內府與圖繪其界。歷次載入會典者，亦以此爲本。竟未見後來有實地考查而爲可信之紀述者。故府圖籍，傳之百餘年，保無暗中遷變，或以爲疑。今得理藩部宣統三年檔，覓得宣統三年，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密奏調查卡倫鄂博圖表，始知俄蒙間界線如故，而鄂博之詳密，每一卡倫所屬之鄂博皆具，爲前此圖籍所不逮。又詳其每一鄂博，環繞本卡倫之四正四隅方向，庶因表而覓圖，舉目可見，亦爲前此所無。此實地調查之究勝讀研政紙也。國家晦盲否塞之運，會有已時，若五族仍爲一家，則彼此之戎索疆理，應共相習而相爲謀，則此檔刊布傳習，實有足補內府圖之缺，拾朔方備乘之遺者。會典祇載卡倫，不詳鄂博，尤非肄業之所先已。

理藩部原稿三多奉咨原委

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

司務廳

一件庫倫大臣咨具奉調查卡倫邊情密陳等因鈔奏並表圖由咨部

打到筆帖式

司務廳夜字二百七十三號

典司務廳印

印

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交司

副 郎扎押

正 郎吉

副 郎麟押

四堂

委署主事福押 庫倫咨具奏調查卡倫邊情抄

委署主事秀 奏並表圖咨部由(表一套附圖原奏)

桂聯

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長字五百三十四號

字表一套 附圖

原奏粘連

印

咨

欽命副都統銜庫倫掌印辦事大臣三 爲

密咨事，本大臣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單銜具

奏，調查庫倫各卡倫，謹將中外邊情恭摺密陳等因一摺，相應粘鈔原奏，先行密咨

大部，請煩查照，須至密咨者。

計粘鈔原奏並呈卡倫圖表各一分

右 咨

理藩部

印

宣統三年六月初五日

收 發 委 員 武爾功

監印官福建補用鹽大使 方 器

奏爲調查庫倫各卡庫謹將中外邊情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尙書載慎固封守之文，周官設掌固司險之職，漢制邊郡，皆置亭障；蓋王公設險，所以限戎馬之足，而保磐石之安者，法至善也。我國家幅員式廓，超邁漢唐。康熙以前，如雅克薩尼布楚等處，亦皆隸入版圖。百餘年來，在

中朝方計出萬全，止戈爲武，而彼族則妄思一逞，磨厲以須。湖威豐十年，同治三年，八年，九年，光緒九年，迭次與俄人議界，而每議一次，必蹙地若干，同治二年，光緒九年之約，所失尤巨。非盡議界諸臣之退讓也。蓋一因蒙古地名，譯作漢語，緩急輕重，言人人殊，當局者未易研求，彼意得指鹿爲馬。一因蒙地輿圖，向無善本，僅據私家著述之言，難免今昔滄桑之變。彼則於山川形勢，經緯度數，精心測繪，瞭若掌紋。有此因二，而成敗利鈍，無待審察矣。然果使亡羊於前，補牢於後，則兩戒山河，尙可作金湯之固。無如臣自去年到任，即將庫倫所屬東西各卡倫，詳細查考，問其兵則衣食不給之老弱也，問其器則蘇敗無用之弓矢也；而俄邊各卡倫，種植畜牧，均已蔚成村落，甚至郵政銀行學校教堂，無不附麗其中；雖每一卡倫駐兵不過四五百人，而一旦有事，則此等負鋤戴笠之居，即執戟荷戈之勍敵，優勝劣敗，實已無可諱言。伏查庫倫邊地，東迄黑龍江，共二十八卡倫，西迄烏里雅蘇台，共一十九卡倫。東西兩路，各設總管一員，副管二員，或數卡倫設扎蘭一員，每一卡倫設章蓋昆都各一員，蒙兵二十名上下。每年由圖車兩盟長及各該總管往查一次，春秋兩季，由各該盟在庫駐班官員往查一次。次屆十年，辦事大臣往查一次。如三年中弁兵無過，例給

賞項，由庫倫委員前往，以放賞之便，行稽查之事，定例不爲不嚴。乃積久玩生，無知僚屬，每以此等要差視爲調劑，足跡所經，於官兵之勤惰，地方之險易，界限之有無更改，鄰國之如何舉動，悉置不問。現當邊防重要，外患日迫，豈容認循舊習，視作具文。去秋適值放賞之年，經臣查得圖什業圖汗盟郡王車林巴伯恰克圖章京那丹珠，於邊情均尙熟悉，當委令分道馳往，實地調查，並派略習測繪之巡警官覺羅銘佑等隨同前往。業將辦理情形，電呈軍機處軍諮處在案。嗣據該王等查竣回庫，繪具圖表，並據聲稱，各處界域，尙無更易形跡。惟迤西俄境，禁備極嚴，不能身履其地，故圖中未將俄卡所在一律繪入。其表中所列，乃沿路采訪所得，均係實在情形等語。臣查蒙古測繪，現准軍諮處來電，飭令陸續舉行，已由兵備處核議，另案籌辦，數年以後，必有精細地圖。此次該王等所呈圖表，不無挂漏，然得此而知鄰國之居心叵測，邊陲之扼吭宜防，似亦籌邊之一助爾。抑臣更有陳者，自來策邊事者，言殖民不言駐兵；蓋駐兵可暫難久，殖民一勞永逸。况庫屬各卡倫，綿亘數



千里，地非不毛，尙宜墾種，卽森林礦產，亦富厚靡涯，苟非急起自圖，尤恐慢藏誨盜。臣受

恩深重，責在防邊。昔漢臣趙充國、宋臣范仲淹等，沿邊政策，皆重屯田。擬將所練新軍，俟將來照章退伍後，卽令前赴卡倫，各給地段，與辦屯戍。惟庫倫退伍之兵，究屬無幾，且亦緩不濟急。可否令內地已成各鎮協，將退伍各兵，酌量變通，資遣來邊，藉以興地利而固

國防。如果辦有起色，則舊日駐卡蒙兵，皆可裁撤歸旌，以示體恤。一得之愚，伏候

聖明飭下，主管各衙門，詳細核議，請

旨遵行，邊疆幸甚，大局幸甚。除將圖表咨呈內閣軍諮府，暨分咨外務、陸軍、理藩三部外，謹單銜專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計表四冊。封面皆用滿蒙漢三種文字，駐劄庫倫辦事大臣之印。

第一冊 東卡倫經緯線詳細表。

第二冊 西卡倫經緯線詳細表。

其表式，縱分六層，首層爲應填事項，下五層爲五箇卡倫。東路二十八卡倫，每葉填一箇卡倫，故爲六葉，而空最後兩層。西路十九卡倫，爲四葉，而空最後一層。

其應填事項爲十一項，橫列十一目：

一 相對俄卡。

二 俄卡相距里數，中間有無山川林木。

三 俄卡兵數。

四 俄卡情形。

五 俄卡經度線。

六 俄卡緯度線。

七 南北直徑里數。

八 東西直徑里數。

九 四週里數。

十 四週鄂博總數。

十一 距恰直徑里數。

所列表以恰克圖爲中心，故東卡次序由西而東，西卡次序由東而西。餘兩冊同。

第三冊 東卡倫詳細里數表。

第四冊 西卡倫詳細里數表。

其表式，第一行不分橫額，但填（東西）卡第幾某名卡倫詳細里數表。

第二行以下分七層：

第一層 鄂博名稱。此行實際在第二層。

第二層 譯名。

第三層 方向。

第四層 山名。

第五層 山之高度。

第六層 鄂博相距里數。

第七層 河流。

每葉一卡倫，故東路冊二十八葉，西路冊十九葉。

冊外有圖。

計圖兩大張，每張中間用印。

第一張，東卡倫所在，恰克圖以東，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二部所轄。

第二張，西卡倫所在，恰克圖以西，三音諾顏部札薩克圖汗部二部所轄。

清會典理藩部旗籍清吏司掌內蒙事，其第一條云：「凡疆理，各識其山河之名而表以圖，以定其游牧。無山河則樹之鄂博。」注云：「各游牧交界之所，無山河爲誌者，或平原，或沙磧，皆壘石爲誌曰鄂博。」蓋鄂博爲壘石所成，原屬塞外各部落之分界標誌。草昧之舊，不藉文字爲用。累石成堆，以供識認，不必國界，乃各部凡有分區所常用也。

又典屬清吏司掌外蒙事。其第二條云：「凡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以山河鄂博之名。表其四至，如內札薩克若邊裔，若禁地，則以卡倫守之。於要隘處設官兵瞭望曰卡倫。」蓋卡倫惟用於邊界，爲設兵防守之意。而於兩國互守卡倫之間，及本國沿邊此卡倫與彼卡倫之間，多設鄂博，以表界址。故一卡倫所屬，多至十餘鄂博。少亦必有兩鄂博以上也。各書不紀鄂博名數，惟本圖表獨詳，內附圖有鄂博而不備。

卡倫本係譯音。今於盤詰守望所設之隘，恆謂之卡，似卽由卡倫而來。其初並不定用此字。朔方備乘猶作喀倫。其北徼喀倫考敘云：「更番候望之所曰臺，國語謂之喀倫，亦作卡倫，又有稱卡路喀龍者，皆繙譯對音之轉也。」此卡倫之名義也。

本圖表四十七卡倫，皆屬庫倫辦事大臣管轄，與朔方備乘所紀不同。備乘據會典事例，乃嘉慶會典之事例，當時外蒙四十七卡倫猶爲庫倫辦事大臣，與烏里雅蘇台將軍分管。喀倫考敘：「北徼喀倫之設，始於雍正五年。郡王策凌伯四格，倍耶圖理琛

等，會同俄羅斯使臣薩瓦，勘定疆界，並設喀倫五十九座。極東之十二喀倫，就近屬黑龍江將軍統轄，輪派索倫官兵戍守。迤西之喀倫四十有七，以喀爾喀四部屬下蒙古。按其游牧遠近，每喀倫安設章京一員，率領兵丁，皆令携眷戍守。其對面俄羅斯，亦一體安設喀倫。所有兩面喀倫適中隙地，蒙古語謂之薩布，石堆曰鄂博。凡薩布處所，皆立鄂博爲界。間有叢林無可堆石，即創大樹爲記。是時庫倫尙未派駐大臣，凡喀倫事務，俱係辦理夷務之喀爾喀王統轄。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設欽差大臣駐庫倫，專理恰克圖貿易事。自是以後，喀爾喀四十七喀倫，分屬於庫倫烏里雅蘇台。而烏梁海平後，科布多增設喀倫。準噶爾平後，塔爾巴哈台伊犁增設喀倫，一如前制。據此則外蒙四部喀倫，祇有一部分屬庫倫辦事大臣，其餘部分屬烏里雅蘇台將軍。至其分屬之處，則自東路二十八喀倫之後，即云烏里雅蘇台將軍所屬各喀倫，蓋以恰克圖爲界，西路十九喀倫屬烏里雅蘇台將軍也。

本圖表由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所製，以其職權主調查之事，豈有謬誤。且其西卡倫經緯詳細表末尾注云：「自恰克圖至毛都鄂博，直徑一千五百五十一里二十丈，庫倫所屬，恰克圖迤西至十九卡倫，西至毛都鄂博終，其鄂博又西，接金吉哩，亦設有卡倫，歸烏里雅蘇台管理。」又西卡倫詳細里數表末尾注云：「自毛迤西，歸烏里雅蘇台所屬，庫倫所屬恰克圖迤西十九卡倫，至毛都終。」蓋重言申明，喀爾喀四部之卡倫東西兩路四十有七，皆屬庫倫，再西乃屬烏里雅蘇台。

備乘於恰克圖西扎喀倫之後，則列科布多參贊六臣所屬各喀倫；圖表則自此起始屬烏里雅蘇台將軍。其不同之故，蓋前後職掌之遞改，非有誤也。

清光緒會典，理藩部典屬司：「喀爾喀杜爾伯特阿爾奏烏梁海之北，沿邊一帶，東接呼倫貝爾所設之察漢鄂勒卡倫起，迤而西，係庫倫辦事大臣所管，設枯布勒哲庫……布拉各卡倫，以接於恰克圖，由恰克圖迤而西，設有察漢烏蘇……巴彥布拉克各卡倫，以接於近吉里克卡倫，皆北與俄羅斯爲界，迤而西，係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據此則恰克圖東西四十七卡倫，皆庫倫辦事大臣所管，與本圖表之說合，與備乘之說不合。即光緒以來庫倫辦事大臣所管卡倫，非嘉慶會典所載之舊式明矣。惟更迤而西，爲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亦烏里雅蘇台所管，則又與備乘合，與本圖表不合。其實科布多參贊，即參贊烏里雅蘇台將軍。會

典事例：「烏里雅蘇台，定邊左副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二人。雍正九年，設阿爾泰軍營，駐定邊左副將軍，參贊大臣，科布多，參贊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乾隆二十六年，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一員，領綠旗兵一百名。往科布多屯田，仍領喀爾喀兵一百名備差。」據此知科布多之參贊大臣，即烏里雅蘇台二參贊大臣之一；則科布多參贊所管，亦謂之爲烏里雅蘇台大臣所管，無不可也。庫倫辦事大臣之設置，其起因與烏里雅蘇台之定邊左副將軍爲同時，而其初名位未高，缺額未定，至乾隆末年，乃爲經制會典事例：「庫倫辦事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雍正九年，庫倫互市處駐司員經理，後改駐辦事大臣一人，乾隆四十九年，奉旨增派大臣二人，同辦庫倫事務，係出特簡，不爲額缺，尋設辦事大臣二人，內一人係蒙古王公台吉兼任。」據此則庫倫辦事大臣之職權，由漸內定，其所管卡倫，前後數有多寡，未足爲異。且烏里雅蘇台初設定邊左副將軍時，原以重任額駙策凌之故，賦掌甚大，盡轄喀爾喀四部及所附額爾特輝和特各蒙古，與各烏梁海。後又移一參贊駐科布多，轄境更廣。策凌父子相繼任事後，漸簡稱爲烏里雅蘇台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專辦俄蒙互市事，其通道責在卡倫。光緒會典已載四十七卡倫皆屬庫倫所管，本圖表正相合也。

惟圖表實有訛舛之處，不可不爲之指出。東路二十八卡倫，原係由恰克圖起，向東順數，與備乘之沿邊界線，悉自東而西列序者不同。其第十卡倫，正當備乘之外蒙段內第十九喀倫，其十一卡倫，正當備乘外蒙段內第十八喀倫。圖表第十卡倫名齊爾混，備乘第十八喀倫名庫木里。圖表第十一卡倫名齊爾混，備乘第十九喀倫名集爾渾。原注一作齊爾混，則是東西適相反也。再檢內府圖，確是齊爾混在東，庫木里在西。會典所載卡倫，亦是由東向西順數，齊爾混在前，庫木里在後。心以爲異，蓋圖表出於實勘。豈故籍盡不足憑，而由三多始登其誤耶？幾乎爲無可證明之事。既而思之，表列鄂博甚備，因核齊爾混所屬之鄂博，如其所指東南西北之方向以求之，皆庫木里所屬之鄂博也。庫木里所屬之鄂博，再如法以求之，又皆齊爾混之鄂博也。則是僅將卡倫之名，上下填錯各一，其餘未動也。又細檢圖中，逢卡倫之名，既填於圖，又各揭一浮籤於上，其浮籤與圖中本來填字相同，或不同字形，而對音仍可辨，爲即圖中本名。惟齊爾混上之浮籤，則作庫木里，庫木里上之浮籤，則作齊爾混。是圖已經用浮籤更正，而表冊

則皆誤列。且粘貼浮籤，他籤俱略粘易揭，亦有已脫者，惟此兩籤實貼甚固，然則發此咨文時，非不知其誤者。何以圖可用粘籤改正，表冊竟不改，實以誤人蓋思之而得其故也。大約填圖製表時均粗心致誤，旋發見其誤，或已將奏摺所附之件改正，其餘咨部之件，明知到部即閣置，無人查勘，且即重勘亦無處分，遂憚改作之勞，將誤者附咨文投部。今既幸而流傳於世，不應聽其爲孤本，久仍湮滅。擬用北大史料室名義，向商務請求照約代印。惟訂其誤點所在，以便校正。且今圖紙已微有穿破，不可不急謀印行也。又黃彭年之中俄交界圖及俄羅斯圖各一紙，木以補充朔方備乘，而不訂入備乘書中，最易拋失。其俄羅斯圖洋文本者自有，中俄交界圖尤難得，擬並重印，與此蒙俄界圖並存，於究心邊事者不無便益。

三多原奏，末言：「自來策邊事者，言殖民不言駐兵，駐兵可暫難久，殖民一勞永逸。况庫屬各卡倫，地宜墾種，森林礦產尤富，非急起自圖，恐慢藏誨盜。擬將所練新軍，俟退伍給地，與辦屯戍，恐緩不濟，徵可否令內地已成鎮協退伍兵，資遣來邊，與地利而固邊防，辦有起色，則舊日駐卡蒙兵，皆可裁撤。」此數語雖辦法迂緩，未足應事勢之徵，但知以殖民保邊，未嘗非鑒於俄人，而知猛省。自古以來，中國能知此義者甚鮮。明代能用此法，滿清安得坐太，遂以代興。外蒙之在清初，視滿人入主中原，與明何異。本亦偏強難服。其爲清歐除者，乃準噶爾之暴興，徧躡三汗地，諸部奔潰，本議投俄。而其大喇嘛即土謝圖汗察罕多爾濟之弟，所謂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者，倡言俄羅斯素不奉佛，尙尙不同我輩，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衆欣然羅拜。乃決內轡。事見松筠《綏服紀略》圖詩注。聖祖因其自來，乃得處之內蒙。旋以噶爾丹尙肆南侵，聖祖以兵應之，三駕而後，噶爾丹走死。三汗復國，受清卵翼，遂爲不侵不畔之藩屬二百餘年。是爲清收藩屬之一大關鍵，若失之毫釐，折入俄國，北徼全局皆變，必爲俄國藉收額魯特之先機，後來所定新疆天山南北兩路，恐亦盡改形勢。故清於哲卜尊丹巴，尊禮甚至，非宗教之關係，乃政治得其裨益甚大也。雍正元年正月丙申，上親臨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護其喪歸。東華錄敘其事云：「先是理藩院奏，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原係法教內之第一人，數世行善，垂九十年。常噶爾丹叛亂時，身率七旗之喀爾喀等來歸，最爲有功。伊係喀爾喀汗之子，土謝圖汗之弟，遭逢聖朝，疊蒙殊遇。前年聖祖仁皇帝面諭之曰，癸卯年朕壽七十，爾壽九十，大慶之年，

爾必前後，斷勿食言。胡土克圖領旨而回。今雖年邁衰病，遵旨來京，謁見梓宮，志願已遂，泊然示寂，請照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例，給賜名號印冊，以示優典。得旨：俞允，命給予名號印冊。既而上且臨弔，喀爾喀土謝圖汗等，以停止往弔奏謝。論：胡土克圖極蒙皇考軫念，禮遇加隆，皇考升遐，係甲午日，今胡土克圖圓寂，亦係甲午日，佛果聖因，證明不昧，胡土克圖非尋常僧人比。朕躬親往，懸帕供茶，以盡朕心。將此旨傳與喀爾喀王汗駙馬及胡土克圖徒屬知之。至是理藩院以移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龜座，請派大臣官員護送前往。上命敦郡王允祿、世子弘晟、齋賜印冊奠儀，又命散秩大臣尙崇、廣等護送胡土克圖龜座前行。所過蒙古地方，毋得任意需索。此可證綏服紀略圖詩注所言：外蒙之不入於俄，得力於喇嘛。王公惟喇嘛是信，蒙民惟王公是從。是以清代馭蒙，以此爲綏服之至計。繫喇嘛之心，則取得西藏。收達賴喇嘛爲所奉之教主，又能以術駕馭，祇用以魔藩屬，不似前代君主受佛之魔。卽以西藏而論，元明以來，所謂西天大寶法王，崇奉之無不亂政叢姦，靡財廢事。觀於高宗御製喇嘛說，於前代之諂敬番僧，窮形盡相，又自述其處置喇嘛，自達賴以下，皆不許彼族依憑佛旨，自覓其轉世化生之呼必勒罕，以啓兄弟叔姪姻婭，轉相傳襲之弊，製金奔巴瓶，爲之簽掣以定之。以政馭教，可謂智矣。至籠絡其王公，則純師漢代和親之策。尊蒙古爲元代帝王之後，皇后妻自蒙古，公主嫁之蒙古，年班朝覲，至別設公主皆子孫班，以示榮寵。遂使名王厥角，候火無光。所謂王公名號，亦皆中國所封授；而其汗其扎薩克引以爲榮，亦御之有其道，能使名器不廢也。嘗與理藩部舊人追數往事，有可供研討蒙情者，皆爲舊籍之所不載，輒書於此。

理藩部舊專用蒙古人，原名理藩院。其尙書則爲滿缺。左右侍郎亦滿缺，而間用蒙人。別以蒙人爲額外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亦參以滿缺。其實辦蒙旗事，多由蒙員。蒙旗以蒙文章表至，則譯滿文以達於上。不用漢文也，故亦無漢缺。至光緒末籌辦憲政，乃改院爲部，添設編纂調查二局，派漢員入焉，事在三十二年。夫果揭蘊新政，自當破從前蒙昧故習，用世界政教眼光，自保其藩屬。豈知名實乖舛，無絲毫覺悟改革之意。三十四年，西藏達賴喇嘛，方以英印侵逼之難，來朝謀所以相庇。理藩部以爲千載一時，空司要人，待盈路整者無數，備辦儀品一用順治年隆重故事，號召蒙古，使來參拜。達賴居黃寺，蒙古富人以布施參謁來者，安定德

勝門外，卓帳如雲。理藩部日派員司，彈壓其入拜之秩序。達賴亦忘其所以，日日高坐蓮臺。前設巨栲栳數十，蒙人頂戴元寶塊銀，或他珠寶，爭擲栲栳中，以頭搶地於臺下。達賴執雜帛條所縛之拂，時時展動，或適觸膜拜人之首，則其人以為大福降已。甚有納貨至巨萬，而求活佛一摩其頂者。達賴捆載現金數百萬，有數堪布收受分肥。其時德宗幽囚，西后昏耄，達賴則貪黷，於國難無暇商量。會帝與太后並崩，達賴亦回藏，憂危之故一不暇及，惟部員之供應報館，喇嘛之苞苴盛感，各歷其大欲而散。英藏事益棘而清亦由此亡矣。佛教之宗主，不可救藥如此。猶欲憑以維繫蒙古，而聽他人以實力進占，我以遠反蒙古多數民衆之意之慮文應之，今猶未有以易此也，則甚矣其慎矣。



# 瀛書脛語

賀昌羣

## 一 歐洲人對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

二三百年來介紹中國學問到西方的，祇有兩種人負荷了這樁事業，一是西洋教士，一是西洋駐華的官吏。這兩種人至今仍是負着這事業的最大部分。他們在職務之餘，從事翻譯或研究，近幾十年間，大多在中國學會了語言文字，便回國去另起爐灶，組織學術機關，有的竟終身講學，蔚然成家。

他們對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在整個中國學問的體系中，發端最早，而成績却尙難定論。此所謂上古史，我的意思也包括最近地質調查所安特生（J. G. Anderson）阿爾納（E. J. Arne）諸人史前時代的工作，這是現在歐洲人所藉以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一條比較有希望的去路，祇有他們的工作和結果才是比較有力的證據，但此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或其結論能不能應用於有史以後，似乎還是絕大的問題。

在一七八五年（乾隆二十三年）法人德古納未發表其奇論以前（詳下），我們不曾見到歐洲人專論中國上古史的文字，有之，亦不過少數的翻譯和傳奇似的介紹而已。下舉幾種是他們關於「中國情事」的最初的專著，在歐洲人研究中國學術的歷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趁便著錄於此：一是西班牙宣教師門多薩（Jean Gonzales des 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L'Historia del gran Regno della China 【略稱】按北平圖書館藏本題爲 Dell' Historia della China, 1586, Apprefio Andea Mufchio.）一五八五年最初在羅馬出版，這是歐洲人講中國史的第一部可紀念的著作，原書是西班牙

文當時在歐洲受到極度的歡迎，二三年間便有幾種刊本，英法德意亦相繼譯，現在共有三十八種版本之多（英文本爲 R. Pake 譯，一八五四年倫敦 Hakluyt Society 出版。）此書因爲是開山之作，自不免許多可笑的錯誤，已有人指摘過了，如第十三章祇介紹了三個漢字，他把天字寫如霧，音 *Quant*，皇帝寫如聖，音 *Bontai*，府字寫如城字，音 *Teombi*，其中僅皇帝之發音與城字之書法稍近，其餘全不對。而其內容亦並非中國歷史，大多爲禮俗的敘述。二是一六四二年葡萄牙教士魯德照（Alvarez Semedo）在西班牙京城馬德里出版的中華帝國誌（*Imperio de la China*），全書分二編，一爲帝國各行省之名稱及風俗習慣等之敘述，二爲當時耶穌教傳播的情形。各國亦接踵譯，（英譯本爲 E. Jylar 所印，一六五五，倫敦出版。）與門多薩之書受同樣的歡迎，書中所引漢文如土，王，玉諸字的形義，都能正確地解釋，寫法亦不誤，這是歐洲人第一次正確地引用漢文的故事。三爲法國耶穌會士都阿爾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華帝國及所屬韃靼之史地年代政治的記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ene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此書是根據當時在華耶穌會士的書札報告，研究等編製而成。一九三五年初版於巴黎 Lemercier 書店，二開本四大冊，翌年 Hays 書店再版，省去許多原文，並將書中所插地圖也全抽去，另成一冊，次年刊行。此後二年間，倫敦有兩種英譯本，一爲 John Watts 書店出版，四開本四冊，一爲 Edward Cave 書店出版，二開本二冊，便全失舊觀了。此爲清康熙年間西洋教士所作關於中國史地的一部極重要的記載，這裏限於篇幅，不能錄其全目，哥底葉（H. Cordier）的中國書誌（*Bibliotheca Sinitica*）第一冊頁四六——四七載之，可參看。這書的重要，一則在內容包羅之廣，而原書所插地圖尤爲名貴，卽世所稱 *d'Anville maps*。在金梁未印行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故宮博物院未影印乾隆十三排地圖以前，此實爲論中國地圖史者之鴻寶。

以上三書其範圍雖不盡屬於中國上古史，但在歐洲人注意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是可以特書的，故爾略略提及。

明末清初的那些耶穌會士，他們遠來中土，原以布教爲目的，以學藝爲進身之門，以翻譯著述爲餘事。乾隆時，有一樁巨大的翻譯工作，其功不下於光緒朝沙腕（Ed. Chavannes）之譯史記，那便是馮秉正（Le Père Mailla）所譯朱子通鑑綱目（*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十二冊。馮氏爲法國教士，生於一六六九年，一七〇三年來華，一七四八年歿於北京。其譯此書蓋依據滿文譯本與原本對照，本文之外，復加譯明商輅等續通鑑綱目及宋末元明之史料，並補以明末清初東西文記載及自己的見聞。一七三七年稿成，帶往法國，不幸多故，此稿經十年仍未出版，旋馮氏卒於北京，其稿亦爲世所忘。一七七三年偶然在里昂大學院（Grand Collège de Lyon）圖書館發見其原稿（今存巴黎國家圖書館抄本部 Fonds Français Nos. 12210—12214），復經許多波折，始於一七七七年至一七八三年在巴黎出版，距譯成之時已四十餘年。歐洲漢籍的譯本中，此書出版命運，恐怕是最困厄的了。

在歐洲人士多不解漢文而欲治中國史的時代，此書嘉惠實多，今日雖已不如當年之行世，但哥底葉的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920, 4 Vols.）清以前的史料，殆全根據此書。如今各國「東方學」的機關漸多，語言工具的修養遠較昔時爲易，對於此書似乎得魚忘筌了。

那時他們多用拉丁文譯先秦典籍，如一六六三年（康熙元年）殷鐸澤（P. Prospero Intoretta）與郭納爵（P. Ignocio da Costa）譯的大學及論語前五章，題名中華箴言（*Sapientia Sinica*），此書係木刻本，紙張版式皆中國風，惟頁數則附阿拉伯字，爲今存耶穌會刊本中最罕見者，中國經部之西譯，當以此爲嚆矢。一六六七年殷鐸澤又譯中庸未完，題名中華政治道德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以上三書一六八九年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始全譯之，此外如馬若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與傅聖澤（Jean François Fouquet）嘗據易、春秋、老子、淮南子諸書，論儒老之說與耶穌教義之異同，別著書經中所見之上古代與中國神話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temps antérieurs &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et s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此書當時未出版，一七七〇年德古納（de Guigne）編宋若榮

(Antonie Gaubil) 所譯書經，始刊附於卷首。關於經部的翻譯，前後譯者很多，容後再說。現在且論他們研究中國上古史的結論和趨向。

上邊我以一七五八年爲斷，是因這個年次以前，他們對於中國歷史，沒有什麼主張，也沒有特別見解，祇是翻譯和介紹，此後便陡起了兼天波浪，至今猶不知其所止。

這波浪的鼓動人是德古納 (Joseph de Guigne)。此人是法國前期「漢學」研究史上的一代奇才，他生於一七二一年，卒於一八〇〇年。十五歲就學於當時東方語言學大師福爾茂 (E. Fourmont) 習東方諸國語，尤以華語見長。一七四八年發表其匈奴突厥源流論 (Mémoire historiqu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在歐洲學術界嶄然露其頭角。翌年被選爲法國金石文藝院 (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會員，參預當時最有權威的學海雜誌 (Journal des Savants) 的編輯。一七五六年其名著北狄通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et depuis J.-C. Jusqu'à présent) 前三冊出版，後二年續出二冊。此書根據中西史料參伍比較而究其異同，與十九世紀沙畹之西突厥史料並爲研究西北塞外民族史的兩大名著，現在仍保持着他的權威。此外他關於中國與羅馬的交通，及佛教傳入中國及西藏等地的年代亦多所論列。這且按下不表，單說他那中國人爲埃及殖民的奇特的主張。

一七五八年四月十二日有一位修道士巴爾特里米 (Abbé Barthélémy) 曾在金石文藝院發表一篇關於腓尼基文字的講演，德古納讀之以爲頗似中國古代的科斗文，是年十一月十四日遂亦在該院發表其中國人爲埃及的殖民說 (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此說一出，羣相震驚，巴氏力贊其說，同時反對者亦不乏人，如該院會員底頊泰爾 (M.L. Deshautesrayes) 駁之最烈，德氏亦反復答辨，其文載學海雜誌一七六〇年二月號。當時歐洲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形成了正反兩種意見，相持不決。他們的論證，是以埃及與中國文字之形體相比較，

於是倫敦皇家學會 (Société Royale des Sciences) 便去函質之在華耶穌會士，請求他們批評，起草作答的是當時受清高宗之殊遇而以編纂中華雜纂 (Mémoires Conséquents L'Histoire, Les Science, Les Arts, des Chinois, 1776) 著名的耶穌會士法人錢德明 (Jean Joseph Amiot)。錢氏的回信時在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日，他以爲埃及文與漢字絲毫不類，更以學術的立場論列中國語文之性質，其文今載中華雜纂第一卷頁二七五。題爲論中國文字書 (Lettre sur les Caractères Chinois)。德氏之說，因此始漸銷沉。

他如羅布斯基 (Rev. W. Lohscheid) 布魯克斯 (C. W. Brooks) 諸人之以中國民族與太平洋羣島之波利尼人 (Polynesian) 及美洲印第安人有親屬關係，標新領異，層出不窮，然其持論實無足觀，殊少影響，故不備舉其文。

十九世紀末期又出了一個放言高論的「天才」，那便是拉克伯利 (Farrien de Lacouperie)。拉氏之名，在清末光宣間已爲士大夫所知，如劉光漢章炳麟蔣鼎存丁謙等關於中國人種西來之說，大抵皆導源於拉氏。拉氏以爲中國上古文明，從出於巴比倫，其作不下十餘種。其說以巴比倫與中國之語言文字曆數 (Calendar plant) 及傳說等爲比較，持論極大膽，近來歐洲言中國上古史者，雖有時稱引其說，而莫不痛斥之。夏德 (F. Hirth) 馬伯樂 (H. Maspero) 証之最力。拉氏的著作以上古中國文化西源論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1894.) 爲其最後的結集。夏德在他的中國上古史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1911.) 第一章第五節指摘拉氏之錯誤，甚爲顯明。拉氏初以爲中國方字出於巴比倫之楔形文字，而神農卽巴比倫 Sargon 王之對音，黃帝卽蘇薩王 Kudur Nakhkunte 之對音。中國人之稱「百姓」實爲巴比倫一種族名 Bak，由西而移住東方，如 Bakai (Baetra) Bakitan, Bakthiyari, Bagdad, Bagistan 皆 Bak 族所居之地。黃帝非中國之初君，而爲 Bak 族之君長，率領其族由巴比倫而入中國之西北部。夏德氏對於以上諸點多所辨正，謂 Bak 之稱，實拉氏之杜撰，百姓之百，本爲中國語中之一成數，無甚深義。拉氏說之荒渺難稽，可以見其一斑。

西李奇多芬 (Baron Von Richthofen) 的大著中國 (China I, pp. 414—5) 則以爲古代文明民族有二，一爲印度

歐羅巴人，一爲色米提人 (Sinites)，一爲中國人。其先三者必同住於中央亞細亞的帕米爾高原。其後，前者分居於塔里木盆地之西，後者分居於葉爾羌和闐之地，逐漸東移，其初至甘肅，至某時期大約公元前三千年始入據今陝西渭水流域，是爲中國文化之策源地。此說雖亦不免武斷臆揣，但李氏爲東方地理學者，較之德古納、拉克伯利諸人自差強一些。他如孔好古 (A. Conrady) 之中國 (China, p. 428)，理雅各 (J. Legge) 譯中國經典 (Chinese Classics Vol. III) 書經之導言 (Prolegomena, p. 189) 亦各有說，紛紛莫定，不能備述，大抵都以中國古代文明發源於西方，可以概言。

惟近來馬伯樂氏 (H. Maspero) 獨抒新論，中國古代文明遂有西來與南上的二元說。馬氏父子兄弟皆爲知名學者，伯樂初留居安南河內有年，以研究緬語著稱。又曾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講授尙書，著有書經中神話的傳說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King, Journal Asiatique, CII, 1924)。據尙書所記，以與台 (Thai) 族相同之神話比較，殊多新義。一九二七年他的中國上古史 (La Chine Antique, 此書爲 M. E. Cavaignac 主編的 Histoire du Monde 叢書第四種) 出版，由上古而至秦之統一融會貫通，極具新裁，較之夏德中國上古史之僅以帝王年代爲次者，遠勝多。他對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我們可以他的一篇中國文明的起源爲代表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No. 194, Mar. 1926. 此文有 C. W. Bishop 英譯，見 Smithsonian Report, 1927.)

馬氏論中國文明的起源，絕非由於外來，也非外來的征服民族逐去了土著而占有黃河流域盆地，中國文明便是那個征服民族媒介來的。中國文明實是結合了原始的中國全境裏各野蠻種族的文化演進而成，其中有中國人自己，有西藏人，獮狁，緬甸人，台族，苗子等，現在這些種族的文化，雖程度各有不同，但其初皆發源於東南亞細亞，而非出於中央或北亞細亞。鞞、近安、特生、阿爾納等發見的史前着色陶器，雖與西方有不可否認的關係，但阿爾納諸人之意，似亦不能證明中國文明便起源於西方，至少僅能視爲遠古時代與中央亞細亞有多少商業關係的存在而已。

中國文明之發源於中國的各種族，其共同的特徵，現在各種族的語言中猶保存此親屬關係，更徵之彼此的社會組織，宗

教儀節等，都無不有其相同之點。而中國語之與蒙古語，滿洲語高麗語却無若何關係可言。反之，西南諸種族如雲南貴州廣西境內之台族，及居於緬甸、東京（安南）北部與暹羅南邊者，其方言則都同屬於一個語族。至於台緬語系——西藏、羅羅、摩些、緬甸等，其關係之密切，只欠分明，可不能否認。

馬氏之說甚繁，不能具引。向來多以為中國文明大概來自西方，幾成定論，馬氏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

中國人種和文明的起源問題，從現在看來，恐怕是無法探究的事。無論其為西來或南上之主張，各人的說法似乎都有理由，然而，大多是三分論證七分幻想所構成，同時却都有着不可掩飾的破綻。大概上古史事太難捉摸，也太容易捉摸罷。即如關於「支那」（China）名號之起源，既有西方古籍可資論說，宜乎較人種與文明的起源問題為可「捉摸」，但自玉爾（H. Yule）以至伯希和（P. Pelliot），此名稱在西方古籍中究竟何指，亦莫衷一是。所以上古中西文化交流的問題，似乎該冷淡點了，可是，他們仍不忘情於此，最近十年間，又來了一套翻新的花樣，便是所謂「秦銅器」所謂斯西亞（Seythian）文化了。這話很長，待有機會再說。

總之，歐洲人關於中國上古史的著作，我以為如阜克（A. Forke）的中國人的世界觀（World-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 London, 1925.）德格魯（J. J. M. de Groot）的中國禮制考（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189—1897）等書，其範圍雖不盡屬於上古史，倒是腳踏實地的工作。如果大家都想在古史上尋求什麼「新發見」談天雕龍，中國古史將永遠是一個謎，永遠是個人觀念中的幻想世界。

## 二 中國經典的翻譯（上）

代表中國文化的，是中國文字與古典中所表現着的中國的精神。四書五經是支配這精神的原動力，雖然，現代的中國人也許另有看法。四書五經的翻譯是歐洲人想探尋中國文化根源的動機。這動機約有兩種，且先舉理雅各（J. Legge）的話，

他說：

誠然，中國文明大有異於西方，但他們很早就脫離野蠻時代了。我們想到這個民族四千餘年來，生於斯，盛於斯，繁殖於斯，和其他別的民族如亞述、波斯、希臘、羅馬以及更為晚後的國度——他們的貢獻也許更高一等——然而，他們都始而興，繼而盛，終而衰，一個一個的過去了，而中國却至今仍擁着四萬萬的人民。這是何故，很明白的，在這個民族中，必有絕大能力的道德標準和社會信條的存在。(H. E. Legge, James Legge, p. 28. 1905)。

這是一八五八年理氏在廣州貢院的講演，距今已七十多年了，現在西洋「漢學」者的心目中，未必仍作如是想，而按之眼前中國的實際情形，他所說的道德標準和社會信條，已漸漸崩潰到最後的階段了。

另一種我們可用繆納 (M. Muller) 的話做代表：

如果「漢學」者欲將中國的古籍介紹給我們，如果這古籍中有些東西與我們真的有些關係，那末，那些東西不是古舊的，而是永遠常新的。然則，中國學問的研究，便應為一般所重視，如印度、歐羅巴、巴比倫、埃及及諸學的研究一樣。(據 C.

F. R. Allen, Book of Chinese Poetry 引)

這兩種意見，可說是他們研究中國學問的動機，翻譯不過是研究的開始而已。

四書五經的翻譯，起於清康熙乾隆間直至光緒朝，譯者多是耶穌會士，康乾間的譯本多用拉丁文。當時從歐洲來華的教士，如奧人 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比利時人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柏理應 (Philippe Couplet) 魯日滿 (François de Rougemont) 西利人 殷鐸澤 (本篇人名書名凡未註原文者，皆已見上篇) 等都是清初西學東漸史上著名的人物，他們亦嘗以漢文寫作關於泰西學藝宗教的著述介紹於中國，又譯中國經籍介紹於西洋。上文曾舉殷鐸澤、郭納爵所譯論語前五章，此為中國經典西譯之始，一六六二年柏理應在江西南昌傳教時，刊行於世。自此以後，四書五經的翻譯，相繼有各種譯本。今從漢儒所定易、詩、書、禮、春秋之經數依次論列，間採各家批評的意見。至如理雅各譯的中國經典，為今世西洋公認的「標準



譯本」故所論特詳。

在諸經譯中易經的翻譯爲最難，這似乎是易經的譯者所同感的。因爲「易經的文字所代表的不是文字的本義，而是觀念的象徵，不是作者所說，而是作者所思」（理雅各語）。所以單依字面翻譯，必難了解，反之，專重意譯，便可以變易原文，亦非忠實的翻譯。所以易經的譯文，較之他經或四書的譯文，可說沒有一種是成功的翻譯。

易經最早的譯者是法教士雷孝思 (Jean Baptiste Rigris) 的拉丁文譯本。雷氏生於一六六四年，以一七三八年歿於北京，康熙朝與巴明多 (D. Parenin) 馬若瑟 (J. H. de Premeare) 等來中土，其後與法人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湯尙賢 (Vincent de Tartre) 等十餘人奉勅命測繪中國地圖，前舉都阿爾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之插圖，即據此，其底本已由金梁氏石印行世。孝思所譯易經名 *Y-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e*，共二冊，摩爾 (J. Mohl) 所編，卷首附摩氏導言，第一冊出版於一八三四年，第二冊一八三九年。譯稿今尙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抄本部一七二四〇號。此書初譯時，馮秉正 湯尙賢亦曾參預其事，馮氏逐字直譯漢字爲拉丁文，湯氏則從事史論之探討，雷氏從而集其成爲之校勘增益，並附以己說。後來理雅各對於這個譯本多所批評，他說：雷氏與馮湯二氏都是對於中國學問很有造詣的。他們以爲此書是商周之間的產物，其所引論雖亦有歷史的根據，但太淺薄了，未免似是而非。湯氏對於經文與十翼之分，亦未言其究竟。 (Legge, *The Yi King*, Preface, P. XVI.) 這話是說雷氏等對於易經的觀點，下文論諸譯者的意見時再說。至於雷本的譯文，理雅各說：「這譯本什麼都好，只是讀起來懂不得」（同上，P. XV）懂不得的原因，理氏之意大概因爲是直譯吧。

雷氏之後，有名的譯者，當推馬克拉克提 (Rev. Thomas McClachrie) 馬氏亦爲耶穌教士，一八四五年來上海，曾在香港上海做牧師，著有中國人的開關論 (*Chinese Cosmogony*, 1874) 及易經的卦爻 (*Symbols of Yih-king*, China Review, I, pp. 161—163) 又譯禮記未成。一八八五年卒於上海。

馬氏所譯易經名 *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Yi King, or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 with Notes and*

appendix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76) 馬氏所譯合卦辭爻辭與十翼中之彖辭象辭，而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都未譯，蓋從今本易經之卷帙。這個譯者對於易經的研究，從他的導言看來，許多地方可以見其武斷之處，或未曾深考。例如他逕譯「彖曰」爲「文王曰」，「譯「象曰」爲「周公曰」，「何等武斷。十翼的作者古今來聚訟紛紜，譯者即不深考，則亦當從周易正義序之說，正義謂鄭玄等以卦爻爲文王所作，而馬融之徒則以卦辭爲文王所作，爻辭爲周公所作（譯者當更不知今文家以卦爻都是孔子所作了），彖象等十翼之辭，正義並無文王周公所作之說。無論如何不能以彖曰象曰而改譯文王曰周公曰。原來馬氏之譯易經，不求以學術的立場介紹中國經典於西方，而在「以比較神學的鎖鑰來打開易經的秘密」，他反對耶穌會士的譯者譯異教經典而基督教化（參閱 *Classic of Change, Preface, p. IV, V*），故他之譯易經是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的。

一八八〇年陸德理 (Angelo Zottoli) 又以拉丁文譯易經未完。陸氏爲天主教士，一八四八年來華，終身在上海徐家匯服務，貢獻甚多。他的著作以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1879—83) 爲最知名，此書共五冊，通論中國經典並及中國語文之組織，此易經譯文載該書第三冊，占篇幅約百頁，法國金石文藝院曾褒獎之，其譯文據云遠較雷孝思譯本爲優（參閱 *H. Cordier, Young Pao, Vol. X III*）但其譯文僅及乾坤等卦爻及其彖象文書，其餘五十六卦爻，則與以極簡單的概說而已。

此後理雅各、菲納斯特 (P. L. E. Philastre) 哈萊 (M. C. de Harlez) 都有譯本，理譯詳下文，菲譯分兩編，均載集美博物館年報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III, 1885, XXIII, 1893*) 哈萊與艾約瑟 (J. Edkins) 拉克伯利等對於易經都有論述。哈氏有易經之本質及其解釋 (The True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 King. *Asiat. Quart. Review, 2d. Ser., VII, pp. 386—395*) 及易之卦爻 (Les Figures symboliques du Yi-king. *Jour. Asiat., I, pp. 238—287*) 等。艾氏以研究中國語文知名，他關於易經的論著有三種，一載英國皇家亞細亞學報 (J. R. A. S., Vol. XVI, July

1884, pp. 360—380) 其餘二篇載中國評論 (China Review, VII, pp. 77—88, 412—432; Ibid. XIV, pp. 303—322.) 大抵艾氏以爲易原是占卜之書，卦辭的象徵意義與卦文是隨意聯結而成的，聯結的人是文王與周公。惟拉克伯利氏畢竟是個「天才」，他在倫敦雖終身與貧窮交戰，然而消磨不了他那強大的幻想力，他以爲易經是一部巴比倫的書，卦辭爻辭原是一些表意字（卦爻）的註解，所以位於每個章節的起首，這些註解是上古中國哲人相傳下來的，蓋摹倣古代亞細亞一帶的用法 (T. de Lacouperie, The Yih-king and its Authors Introduction, P. V, VI. London, 1892.) 拉氏關於易經的譯著還有三四種，可參閱通報第五卷頁四二八以下拉氏著作目錄。總之，他的論旨，萬變不離其宗，一則在論定中國文明必發源於裏海之南，一則在把「易經的本文與十翼分開」，以明易經之出於巴比倫。他在英國皇家亞洲學報一八八二年十月及一八八三年四月發表的中國最古之書 (易經) 與其著者 (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ih-king) and its authors) 譯文錯誤很多，柏爾氏 (E. H. Parker) 曾爲文駁之，載中國評論第十三卷五號頁三〇五二以下。

這幾種譯本中，惟理雅各氏的工作最可稱贊，許多西洋譯經者都多少帶着非純正的動機，或爲宗教背景（如馬克拉提）或爲牽附個人之學說（如拉克伯利），惟理氏則爲欲瞭解中國文化的本源而譯經，他的態度是很鄭重的，他在翻譯一種經書之前，必先對於所譯之書作充分的準備，務求以原書的思想意義還原書，不管他的能力所達到的深淺，他總是盡其能力。我們對於這位辛勤的譯者，宜乎在這里簡略地介紹一下。

理雅各 (James Legge) 此其華名，上海書局石印華英四書光緒三十年金約瑟序譯作雷祈師，英人，生於一八一五年，卒業於阿伯敦大學 (Aberdeen U.) 以拉丁文見長，二十四歲赴南洋麻刺甲傳教，二十八歲至香港任華英書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校長，一八七三年歸國，後三年任牛津大學中國學系教授，一八九七年卒於倫敦。其詳可參看他的女兒 H. E. Legge 所編理雅各傳 (James Legge, London, 1905) 及通報八卷頁五六二，九卷頁五九一六二，斯納吉爾 (G. Schlegel) 諸人之文。

理氏譯經，沒有自定什麼標準，他知道譯中國經典，不能單憑文字的外表意義，應該着重文字的內涵思想，所以他在翻譯之前，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及經文的研究，用了極大的準備功夫，他的譯文本身就有一種典雅莊嚴的博大味兒。而他以一人之力譯九部經典，在西洋譯經者中是無人能與他媲美的，又每種譯本之前附有他的「導言」(Prolegomena)，從這導言中，可以見到他對於中國學術的深厚的修養。

理氏留住香港幾三十年，返國前曾遍遊華北，所譯中國經典八大冊，今列於后：

第一本論語 (Confucian Analects) 大學 (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香港一八六一年。

第二本孟子，香港，一八六一年。

第三本上書經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r Book of History) 堯典舜典夏書商書，香港，一八六五年。

第三本下書經：周書及索引，香港，一八六五年。

第四本上詩經 (Lesson from the States or Book of Poetry) 國風，香港，一八七一年。

第四本下詩經：小雅大雅頌，香港，一八七一年。

第五本上春秋附左傳 (The Spring and Autumn, with the Tso Chuen) 隱桓莊閔僖文宣成，香港，一八七二年。

第五本下春秋附左傳：襄昭定哀，附錄及索引，香港，一八七二年。

這部中國經典譯完的時候，他尋不到出版費，後來有一位香港的英國商人賈定 (J. Jardine) 和他的兄弟才先後擔任了。中國經典中，惟易經周禮不在，因為這兩部書是理氏返國後在倫敦譯成的，今收入理氏好友繆納 (Max Müller) 編的東方聖典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第十六本及第二七八兩本中。

理雅各的譯經工作在咸豐同治間，正當太平天國之亂，那時（同治元年）有一位江南名士王韜，因避禍遷居香港，就館

於理雅各處，對於譯事頗多助力。王氏曾輯毛詩集釋等供他參考。此事最近洪深先生引王氏波園尺牘有所考證（見文學第二卷六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惟王韜之名，理氏在中國經典中未嘗稱道，但在他的信札中却曾提及，見理雅各傳頁四三，信中稱王氏為Dr. Wong，係廣州音，所謂「打克頭」者，或即「長毛狀元」之意。據理氏書札說，他每月給王氏二十元的津貼，還表示不願意，他說：「有時我很不情願留他了，間或整整一禮拜我都可不問他，可是，偶爾遇着一個疑難時，他却大有助於我，尤以起草導言時，他於我更有大用。」理氏的信中未指明王氏之名，但拉克伯利在其易經與其作者（The Yih-king and its Authors）引言第九頁中，却明言王韜為理氏譯經的助手，曾主編上海終（？）南夜報。洪深先生據波園尺牘卷七謂同治六年丁卯冬間，王氏應理雅各之聘，赴歐洲譯訂中國經典（頁一〇四〇），此事頗有疑義，蓋同治六年當公元一八六七年，此時理雅各仍在香港譯詩經下卷（參看理氏本傳頁一七三），何得招致王氏赴歐洲？二者年次必有一誤，但吾人寧信理雅各傳之說。

理氏返國後，始出版易經（一八八二）與禮記（一八八五），他對於易詩書諸經的翻譯，態度似乎很嚴重，用力也很大，然而，終不及他譯四書的比較省力而成功亦較大，這是經書本身所具文字的與思想的二重困難，難以苛求譯者。

理氏在導言中往往守注疏家的陳說，最為拉克伯利與金斯彌勒（T. W. Kingsmill）所反對，拉氏之論見上舉之書，金氏之文見中國評論第九卷二號頁八七——八九。這兩位都是主張中國文明西來說的著名人物，那末，他們責備理氏信易經是一部純粹的中國古書，自無足怪。倘若中國的學人看來，恐怕又將說理氏太不明「家法」了。例如，他在無可奈何時，要掃去注疏家的繁複之說，往往便說這些解釋「全是任意穿鑿的」（entirely arbitrary）或「妄說而已」（merely a jargon），簡直以不了了之。

理氏對於易經的譯例，與他所譯諸經却有不同，他常在易經的譯文中以括符添字來補充正文的意思。這種辦法在普通譯例中是有的，如果原文的表現，無論在文法上或意義上有不足的地方，不得已而為之，未嘗不可以幫助讀者，例如理氏譯象

辭)他認象辭爲周公所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

Heaven, in its motion, (gives the idea of) strength. The superior ma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erves himself the ceaseless activity. (Appendix II, p. 267.)

括符內的字是理氏加的，依正義說，「天行健者，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此謂天之自攸之象。」理氏括符內加的 idea 一字，當是正義的「天之自攸之象」的象字，這是原文有其義而未表現於文字的，譯者在這裡補充幾個字，却可以代替注疏家的千多個字。我們再引馬克拉克提的這句譯文來比較，便可知理氏譯文確高人一等：

Heaven revolves without cessation, and the Model Man in imitation of him is indefatigable without cessation. (McClathie, The Yi King, p. 6.)

相形之下，馬氏的譯文便顯得平板而無力了。從這個例句說，括符的使用，在不得已時是有用的，可是，濫用括符爲原文以外的附加意義，則於原文爲不忠實，於讀者便易引起誤會，到底不可以爲訓。這個例證，可舉理氏譯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這幾句分明是兩個簡單的觀念的推演，並不難譯，也並不難懂，而他的譯文每句都加上二三個括符，反將原文的意思翻成晦澀了。試舉其譯文頭二句：

Heaven is lofty and honourable; earth is low. (Their symbols), K'ien and K'w'an (with their respective meanings), we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hings high and low appear displayed in a similar relation. The (upper and lower trigram) and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lines, as) noble and mean, had their places assigned accordingly. (The Yi King, Appendix II, p. 348.)

原文的意思那樣簡潔分明，譯文却這麼含糊冗贅，括符內的字幾乎多於正文，可謂「弄巧反拙。」假如我們試將這兩句改爲直譯，與理氏譯文比較，雖不敢說便勝於原譯，但亦可見濫用括符之蔽：

Heaven is honourable, earth is lowly. The Khien and the Khwan being settled, the lofty and lowly, are arranged in order, the noble and mean assume their proper places.

因爲這段原文簡潔分明，所以直譯也容易懂得，正不必過重意譯，濫用括符。理氏易經的譯文，這點似乎是可以商榷的。





# 書評

## 評鍾鳳年國策勘研

吳願

燕京學報專號之十一 定價三元

據本書凡例全書凡分八部。

1 姚本鮑本各勒一目而繫以說，曰國策分目錄。

2 文字錯亂譌奪，詳爲論證，曰戰國策辨誤。

3 擇其有迹可尋者，依事次先後，仿六國表，列爲一表，曰國策疑年考及表。

4 七國疆域，分期製爲圖說，曰戰國疆域沿革圖及表。

5 策中戰國時人，凡其爵里事蹟可考者，均錄爲一表，曰國策人爵考。

6 是書所敘諸戰爭，均摘列一表，曰國策戰事表。

7 彙諸舊說，逐一評其當否，曰國策舊注得失表。

8 集先秦西漢諸子史文同國策者爲一編以相參證，曰國

### 策旁證。

而全著則名國策勘研。惟本書內容，則僅分目錄及辨誤兩部。著者自謂上兩部分於二十二年秋已脫稿，本欲將凡例中所舉者全部完成後一并付刊，而燕大急待印行，故應補或其他部分只得緩圖，則是實際脫稿者，似亦僅止於上述之兩部也。

第一部國策分目錄，分姚本戰國策分目錄及鮑本戰國策分目錄兩篇，於兩目每章互注彼目所在，於姚目則曰鮑隸某卷某君第幾，鮑本則曰姚隸某策第幾。著者自謂要期條貫分明，事有統系，係往舊遺編，莫更散亂，此二目之所爲作，其策文互有關涉，及文之別見他書，或待論證者，則並無附錄，著於每章之後。故凡例所舉第三第八兩項，雖著者未及完稿，而此中實可稍窺涯略也。惜爲體例所限，往往語焉不詳，亦有只云詳疑年考者。疑年考既未成書，則著者之意，仍令人無從詳悉。（實則一三兩項乃連帶之工作也）偶爲繕檢亦有考訂得失處。如姚本分目錄一「張儀說秦王章，謂當屬韓非，而不信

黃氏札記之辨。不悟此文以爲張儀固失之，認爲韓非亦未是。韓非使秦已在始皇十三年，本書乃云，所舉類皆昭襄王事，故必爲韓非無疑，此其疎也。又如姚本分目秦策三，應侯曰鄭人章有平原君，吳師道已加校正，本書亦不信，謂史記六國年表趙惠文元年稱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四年圍殺主父，可證策文不誤，不知史表惠文元年以勝爲相之語根本已誤，何得據以定策文之非誤。此處昔人已多剖辨，惜著者未加深究耳。又鮑本分目錄秦策惠文王下論及梁惠王生前未易號，乃襄王追尊，此乃戰國史一絕大節目，自司馬氏通鑑顧氏日知錄以來，下及清代研治竹書紀年諸家，類能言史記之不可信，著者只據史記輕下斷語，似於前人或績未加理會，故於燕策齊宣成燕等事書中並未討論及之，而姚本分目齊將封田嬰於薛章下，雖述及史記竹書異同，亦未能辨其得失，僅據國策魯仲連說辛桓衍一語，駁紀年未盡足據，實亦考論之疏也。

其辨誤部分共二百餘條，佔全書篇幅三分之一而強。自稱因少可考之書，能僅粗具輪廓。著者蓋似一用力甚勤而不務博涉之士也。近人有貴陽金正煒仲著戰國策補釋六卷，於策文脫誤舊注差失，頗多辨證，取徑與本書甚近似，惟本書似

將第七第八兩項劃出，故所得不如金書之富，金書刊於民國甲子，雖流傳不甚廣，然購求匪艱，甚惜著者爲此工作，於同時人同樣之書籍，未能注意及之也。

比讀兩書，有立說全同者。如本書辨誤第一條東周策秦攻宜陽章，不如背秦援宜陽句，依黃本改援爲拔，又謂背字乃胥字形近而譌，集韻胥待也，句言待秦拔宜陽也，立說即與金氏補釋全同，其他相同者尙多，不勝舉。亦有兩書立說相同，而金書較詳密者，亦有兩書俱立一說而補釋爲稱勝者，如辨誤秦策三天下之士合從章，於是唐唯載音樂云：謂是乃昔字之誤。補釋則依鮑本於唐唯上補使字，兩說相較，金說遠勝。緣上應侯對語者稱王乃昭王，而下文昭侯對語者稱公，即唐唯知辨誤改昔字之必誤也。其他兩書可互相補足等尤多，若本書著者先得一讀金書，則所有成績決不止此。

本書尙有序論一篇，備述戰國策版本及與有關係各著作，惟所舉清代著述僅及陸隴其云壽張琦釋地程恩澤地名攷林春溥紀年四種，殊嫌漏略。又張氏釋地收入廣雅史學叢書，而序論誤記爲式訓堂，程氏地名考在粵雅堂叢書，而序論誤記爲竹柏山房，可證著者用心所在，似限國策於本書，而前

人成績或不甚留意，故書中論戰國史事，每稱引呂東萊大事記或偶及林春溥紀年，而他家少見援引，一人聰明有限，深希著者將來續成凡例第三項以下時，能多觀前人成業，庶乎後來居上，網羅衆是，成一完整之工作也。

##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初集 立庵

定價國幣三十六圓 代售處北平琉璃廠來薰閣

號稱爲文化區域的北平，近年來淪爲邊疆，日漸蕭索。在往時，這裏確是全中國文化的中心，因而造成一個文化的商場，那就是琉璃廠。古書，書畫，碑帖，玉器，磁器，銅器，古錢，以及筆墨箋紙，沒有一樣不以廠肆爲總匯。廠肆之名，聞於天下。

在廠肆裏面的商人，很有些精鑒別，識源流，爲士大夫們所器重的。以銅器而論，近三十年來，有尊古齋主人是黃濬，字伯川，他的鑒別銅玉器是頗有聲譽的。近來他的鋪子已停業，但他所編的材料書却方源源不絕的印行，已出版的有鄒中片羽初集，衡齋金石識小錄，衡齋藏見古玉圖，尊古齋古鈔集，林和最近出版的本書五種。

廠肆既是國中最大的古物市場，那末，除了有計畫的發掘外，凡是舊家收藏而新脫手的，和新出土的古物，大都是在這裏經歷過的。黃氏本是這裏頭的魁率，又立意要蒐集這一類的材料，前後曾費了三十年的心力，所以成績是很可觀的。本來，蒐集這種材料是很困難的。除了清宮所藏有大批銅器外，近世材料書，大概有兩種，一種只是個人所收藏的，一種是徵集各家藏品的。私人收藏，是有制限的，而徵集各家藏品，却因散在各處，極不容易。許多藏家，往往把古物秘不示人。又有極精貴之物，出土後旋歸外國，在國內欲見一拓本而不可得。這種困難，是學者們所常常遇到的。

在這種場所，商人們蒐集材料，比學者便利多了。藏家祕爲奇珍，學者守其禁，常有不肯公開的，但在他們那裏，却只是商品而已，院了在買賣沒有完成時，無須祕密。

學者們以材料相蒐集流布自期，而材料的來源，常常感到缺乏，也就不能求助於此類商人。但材料的蒐集流布和研究學問究竟是兩回事。在材料過於貧乏的時候，學者固然不得不親自着手去蒐集，但這畢竟是廢時失說的事情。試問一個每天跑琉璃廠，聽聽行市，看看貨色，找幾張拓本，照幾張

像片的人，怎麼能靜下心來把一個問題作精詳的研究。我們只看陳篋齋對於鑒別收藏，確是卓絕千古，但對於器物或其銘詞本身的研究，却極有限。孫仲容研究銅器銘辭，近世罕匹，但他所收藏的銅器，只有兩件。近時的羅叔言和陳氏相近，王靜安使與孫氏相近。可見鑒賞收藏蒐集流傳是一事，研究整理考證發明又是一事，顧此則失彼，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假如要分工的話，那末，蒐集流布等工作，最好讓收藏家和商人們，或接近古物商的人去做。一個清寒的學者，和不能久拋書卷的人，對於這種工作，是不能討好的。與其向商人們乞其餽餘，辛辛苦苦去編輯，反不如讓別人編好了，再去整理。在目前，大部分的材料都已流布，待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流布材料，固是有功於學術，但研究整理，在學者的責任上，比之蒐集流布，重要得多。

因此，我們對於黃氏編輯這些材料書很重視。以本書而論，黃氏所收銅器凡百九十一種，大抵皆極精之品，在同類書中，實爲巨擘。我很希望黃氏能把初集所未載的，像渚亂士迭毀（見于序）和楚王獻章戈等都印出來，作爲二集，自然還希望有三集四集。同時，還希望別的古物商人也來效法一下，

各把所見的材料公佈出來，在學術界上，也是無量功德。

蒐集材料的書，除材料的真偽問題外，就是編次的方法。本書在編次方面，無特點可言，惟除總目外，每圖之前不冠器名，檢閱少嫌費事耳。真偽辨別本頗不易，雖極有經驗者，偶難情感，亦必債事。渚亂士迭毀初出，學者或疑爲僞，本書所載同人所作之器甚多，可以無疑，雖兌鈐初見拓本，商錫永斥其僞，著於「古代彝器僞字的研究」一文，後見其器，則非僞，恍然自失，今黃氏亦收之本書矣。黃氏鑒別之精，衆所交推，然其所錄獻鐘，或亦疑其僞刻。又卷四有虎節，文云：「王命璽，」似頗可疑。因舊有所謂龍節者，銘云：「王命璽，一檣，」其辭本在可曉不可曉之間，今截取其半，而又爲虎符，其真僞殆必觀器而後能定。

此書的總目寫得不很好，亞天鏡的亞天兩字合文，寫得很奇詭。贖鏡的贖字沿舊說誤作恒。粟毀的粟字，明明即果，而不敢識，此類甚多。不過，這於材料本身是無足輕重的。

關於古物的掌故，黃氏所知道的，一定很多。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出土，和流傳的歷史，都是我們所很願意知道的，可惜在本書裏，他一些沒有記錄。我很希望以後他編輯這類

材料書時能注意到這一方面。不過，他如要單，一本書，那就更好了。

總之，這一部吉金圖，材料的豐富，本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編者是古物商人這一點，是特別值得重視的。古書商人常常編輯些材料書，例如宋陳思的寶刻叢編，近代朱氏的經學叢之類，我很希望把這種風氣，延展到古器物學方面。蒐集流布目有人在，我們的學者也就可以埋頭几案間，多做些整理或發明的工作了。

## 戰國式銅器之研究

藏雲

梅原末治編 昭和十一年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定價十五圓

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亞洲考古學上有三種發現，因而引起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三種思潮：（一）爲土爾其斯坦南今波斯境內蘇薩（Susā）安諾（Anau）遠古伊蘭文物之出土，與我國甘肅遼寧河南史前遺跡之關係。（二）爲我國西北部木簡文書及古美術品之發現與漢唐文化之關係。（三）

爲俄屬土耳其斯坦南部斯西亞（Seythian）遺物之發現，

與我國內蒙古綏遠淮河流域等處所謂秦銅之關係。三者中

（一）爲關於中西史前交通者，即 Pampelly, Anderson 李濟諸人所論。（二）爲關於中古漢唐文化者，此項成績較多，其結論亦較決定。至於（三）所謂秦銅器與斯西亞（按我國有譯作「斯克泰」者，蓋誤從日本之音譯）關係之研究，則十年來尤其近六七年頗風靡一時，如 M. Rostovtzeff 及其門人 G. Borovska 之主張最爲有力。 E. H. Minns, P. U. Yelts 諸人亦從而附和之。他如 H. Lanfer, Ardenne de Tizac, O. Siren 之倫，則採其說而大加修正。反對之者亦頗不乏人，如 E. Blochet, L. Ashton，及日本濱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等，雖相當承認，但對於斯西亞藝術影響中國銅器之時代，均抱絕大之懷疑。吾國徐中舒氏於二者之關係，則全盤承認。其實問題頗多也。蓋此項遺物各方學者多無親近之機會，即以伊蘭學名家之洛佛爾氏，在其中國伊蘭編中亦嘗有不能利用此項材料之歎。 Minns & Seythians and Greeks 一書，其自序謂蓋有感於爲不解俄文之讀者而作。故現時注意於斯西亞文物所及於所謂秦銅器之影響者，

大抵僅能據 Minns, Rostovtzeff 諸人之數種著作，而此諸人者，對於中國歷史知識，殊感缺乏，此 Rostovtzeff 於其書中屢自言之，其於先秦遺物，自不能作精密之觀察。如斯西亞一民族，是否為蒙古種或斯拉夫種，或伊蘭種，以及為遊牧民族抑為農業民族等，猶為未能解決之問題。至其年代是否相當於春秋時代，抑戰國時代或漢之初世，即 Rostovtzeff 自謂亦難於論定。

至所謂秦銅器之名，尤多可議之處。緣民國十三年法人 L. W. nioeck 於山西大同渾源之李峪村 (Li-yu) 地方，因土人之發現獲得數十件銅器，據云此項發現品中有銅戈，其上有紀元前二六七年之銘文，因而遂有秦銅器之稱。但此有銘文之銅戈早已散佚，不在氏所獲銅器中。故此項銅器為秦代之物否，自不能依此銅戈之傳說而定。惟此項銅器之花紋頗有異於周代者，周器以嚴肅繁重之饜饜紋（近時又稱獸面或鬼臉式）為主，其體製則端嚴重拙，而所謂秦銅器則不然，其紋樣輕快流麗，連續細密，以蟠螭文（或稱渦紋）或虺紋如卍狀為主，體製則輕使巧薄，至於所謂動物紋（Animal Style），則尤為近時論斯西亞藝術與秦銅器之關鍵也。其實

二者大有區別，不能並為一談。斯西亞遺物之特徵，Rostovtzeff 所言六項，文繁不具引（參閱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P. 20-28）而以 Y. Fry 之說最為簡明，氏謂斯西亞銅器之主要特徵及其習慣手法為以動物圖象為裝飾，其間常以大的動物圖象嵌以小的動物圖象。其本身具一種生動猛悍之姿，一望而知為力的表現，轍予人以深刻之印象。（參閱 Burlington Magazine, May, 1928 所載氏對於 Borovska: Scythian Art 之書評）所謂秦銅器殊不能與此相提並論。曩時友人徐仲舒先生作古代狩獵圖象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下冊），於二者之關係，多所主張，竊不能心折其說，嘗欲有所論述，舊稿棄置篋中，未遑整理，今因介紹此書之便，略附所見於此。

近時於所謂秦銅器之名，亦頗多異稱，大抵各是其是。有稱 Sino-Siberian Art 者（A. Salmone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uo.）有稱綏遠青銅器者（江上波夫等著內蒙古·長城地帶）有稱李峪村銅器者（G. Salles: Les bronzes de Li-yu 見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Tome VIII, No. III.）有稱周漢銅器者（大

塚巧藝社印周漢遺寶。一種種名稱之不統一，足以見此項研究，尙未臻於成熟之境地。

梅原末治氏此書，最初廣告題爲「所謂秦銅器之研究」，其後乃改題今名戰國式銅器之研究，梅原氏以爲此項銅器，既不類殷周之物，亦不屬漢器，而秦銅器之稱，亦頗不妥，書中所收諸器，蓋包括近時新鄭，洛陽金村古墓，河南輝縣，安徽壽縣等處所出之物。其書最明達之處，卽爲一字不提及斯西亞之關係，僅據諸器作客觀之描述，極爲審慎。凡收百二十六器，插圖三十七幅。

## 漢魏六朝韻譜

王了一

于安瀾著 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本書分爲三譜，第一譜敘述漢代的韻別，第二譜敘述魏晉宋的韻部，第三譜敘述齊梁陳隋的韻部。每敘述一個韻部，先將屬於此部的字臚列於部首，然後用較小號字，另起一行，低一格，把韻文裏凡屬於這時代而且屬於這韻部的頭脚都鈔錄下來，以爲例證。全書之首，有韻部沿革總敘，韻部分合表；

又有劉盼遂，聞宥，錢玄同三位先生的序文。

這是呆板的工作，同時也是難能可貴的工作。于先生費三年的時間，獨立以成此書，其毅力非常人所能及。固然，錢玄同先生所指出的三點：（一）韻字應該依聲符排列，並注明廣韻反切；（二）韻部標目，兩漢宜用三百篇中最先見韻之字，魏晉以下宜用廣韻韻目；（三）材料尙有可增補者，都說得很對；但這些都是不難做到的事。再版以前，略加更改補充，就行了。

首先令人佩服的，是于先生有判斷的眼光。由韻文裏研究韻部，該下些判斷的工夫，不能因一二字偶然相通而把兩個韻部的畛域泯滅。否則三百篇的韻部必不滿十部，而不能分爲二十二部或二十三部了。于先生在韻部分合表裏，認晉宋的刪韻與寒桓爲一部，山韻與仙先爲一部，又在韻部沿革總敘裏，認沈約的魚虞模獨取三韻分立之勢，皆與拙著「南北朝詩人用韻考」不謀而合（見清華學報十一卷三期）。實際上，晉宋的刪韻與山韻也有合用的例子，如傅玄歷九秋篇以「環」韻「間」，桃賦以「顏」韻「山」，「閑」，陸機日出東南隅行以「顏」韻「閑」，懷士賦以「顏」韻「山」，瓜賦以「班」，「顏」韻「山」，陸雲盛德頌以「蠻」韻

「閑」何承天上陵者篇以「攀」「斑」韻「山」張華遊獵篇以「還」韻「開」曹毗對儒以「患」韻「山」郭璞江賦以「顏」「班」「還」韻「開」沈約的虞模也有合用的例子，如反舌賦以「暮」「素」韻「樹」。但是，于先生並不因為這些合用的例子而把刪山或虞模的界限湮沒，這正是細心的表現。（刪山在晉也許同部，在宋決不能認為同部。）閑宥先生因班固傳教諸人已以侵韻字與真臻迪協，遂以為「尾聲唇舌之混，遠自東漢已肇其端」（見序）這一點與我的意見不很相同。我以為漢魏六朝的侵韻字或庚韻字偶然與真臻通協，只是因為它們的主要元音相似，頗像西洋所謂 *assonance*，並不能因此就斷言它們的韻尾相同。（參看拙著南北朝詩人用韻考，頁八一—八。）于先生韻部分合表以侵真分立，界限顯然與鄙意正相符合。此外，悉登分立，職德分立，其偶然通用者視為例外，都是很合理的。

于先生整理材料時，甚注意於地域之現象，及歸納結果，此現象實不顯著（見錢序）。錢玄同先生推原其故，疑自古以來即有如後世所謂「官音」者，又以為自有韻書以後，用韻必漸遵韻書。鄙意以為後一理由恐怕不盡然，因為六朝的

韻書在社會上並不能佔勢力；陸法言說它們各有乖互，可見未能定於一尊。至於「官音」自然是會有的，但如果當時各詩人的方音複雜，有時候也會露出他們的藍青官話來，那麼，他們用韻就不該如此整齊。最近陳寅恪先生考定六朝時代江左文人皆用北語（將有文章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然後此問題得到滿意的解答。

于先生僅注意於地域的關係，沒有充分地注意到個人的關係。他注意到沈約的魚虞模分立，這是很精細的地方；但其他每個詩人用韻的寬嚴，似乎不甚注意。例如謝靈運與鮑照雖然大致同時，但謝靈運用韻較寬，鮑照用韻較嚴。謝靈運的真諄臻文欣併為一部，鮑照却分為兩部；謝靈運的元魂痕先仙山刪寒桓併為一部，鮑照却分為三部（參看拙著用韻考，頁八一—六至八二一。）這種個人用韻的參差，或由於個人審音程度的不齊，或由於個人押韻的脾氣；至於是否有方音的歧異，就很難說了。

本書有一個頗大的缺點，就是往往弄錯了廣韻的韻部。講中援引例證的時候，凡遇二韻同用之部，皆就其較小韻之旁標以符號。但于先生的符號往往誤用；本該屬於甲韻的字，



却在字旁加上乙韻的符號。有些是手民之誤，例如漢代韻譜第六頁反面第八行第一個「形」字誤加耕韻的符號，第二

個「形」字却加上了青韻的符號，此後凡遇「形」字也都帶着青韻的符號，可見第一個「形」字所帶耕韻的符號是手民誤排的。有些恐怕不能認爲手民之誤，例如同譜第九頁敘述陽唐韻部的時候，先在韻目之下說明唐韻字在旁加圈，但「剛」字屬唐韻，而字旁並未加圈，以後凡遇「剛」字，也都沒有加圈，竟與陽韻相混。除「刪」字外，唐蕩韻字如「癡」「桑」「旁」「葬」「囊」「綱」「湯」「廣」「蕩」「臧」「岡」「亢」「盪」「庭」「杭」「滂」「閭」「抗」也都被誤認爲陽養韻字（因爲並未加圈。）又如魏晉宋韻譜第八十六頁敘述錫韻的時候，說明鐸韻字加圈，但實際上加圈的字有「薄」「戟」「獲」「釋」「尺」「石」「射」「隻」「白」「掖」「赤」「赫」「貊」「譯」「爵」「約」「碧」，其中除「薄」「爵」「約」屬鐸韻外，其餘都不是鐸韻的字。像這一類的錯誤恐怕不少，但這是很容易補救的事，著者如能在再版以前再校勘一次，就可以完善無疵了。

總之，此書瑕不掩瑜，三期之分，尤見恰當，如能再加整理，將成傳世之作。

## 渤海國志四種

剛主

按渤海爲位於朝鮮和吾國東北的一個古國，歷李唐五代，垂祀二三百年，文物制度，頗有可觀。在唐代張建章著有渤海國記三卷，見於唐志，久已不傳。後來新舊唐書冊府元龜，大金國志，松漠紀聞，通志五代會要都有此項的記載，但編輯起來，做一都渤海國史的，尙乏其人。清光緒間，朝鮑徐相雨，著渤海濱域考兩卷，記渤海的地理。率賓唐宴著渤海國志四卷，記渤海國的歷史，分原始，紀年，後紀年，志表列傳，上起肅慎，下迄金源，記載頗有系統。都刻在吳興劉氏求恕齋叢書中。跟着崇仁，黃維翰研治東北史地之學，著了一部三卷的渤海國記。遷陽金毓猷，他搜輯之力，更爲勤苦，著了一部十卷的渤海國志。長編。龐然巨帙，供獻於社會，民國二十二年間在大連出版了。可是黃維翰著渤海國記，他研治東北邊陲史地時間很長，用心極爲純篤，他畢生的心力要纂修一部較好的黑龍江通

志，先成了黑水先民傳，不幸垂老無成，溘然長逝，黑龍江志和渤海國記，都沒有完成。他的朋友李寬整理他的遺稿，成渤海國記三卷，去年雲陽徐鳳書氏爲之刊刻行世，所以黃氏的著述，纂輯在金氏之前，而成書反在金氏之後。雖然這幾種渤海國志，都是遠則數十年，近者兩三年的刊物，至金氏渤海國志長編，日人稻葉岩吉氏，已在青丘學報上爲之介紹，但是在吾國學術界裏，彷彿尙沒有什麼人注及。以現在的形勢而論，關於邊陲史地實有注意之必要，所以我這個簡括的敘述，與其說是一個批評，無寧說是一個介紹。

渤海民族本肅慎氏的苗裔，在唐初年有舍利氏乞乞仲象者，姓大氏，是女真靺末部人，粟末因粟末水爲名，在今松花江地方，渤海原先是附於高麗的，唐高宗時李世勣滅高麗，仲象率他的部族保挹婁之東牟山，以泥河爲境。武后萬歲通天中契丹降會李盡忠，殺營州都督趙鹵反，仲象與乙四比羽及高麗餘衆東走遼水，保太白山，樹壁自固。武后封比羽爲許國公，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武后命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去討伐他們，比羽戰敗被殺。那時候仲象已經死了，他的兒子祚榮，引着他的殘部東竄，收集高麗和靺鞨的舊

部，整頓內部的軍隊，戰敗了李楷固。可巧契丹與突厥和好，阻梗了唐師東征的道路。祚榮乃得合併了乙四比羽的部伍，自號爲震國王。既然內部和協，他看他邊境上最強的就是突厥，於是派人與突厥和好，他把東北高麗扶餘沃沮一帶的地方，完全歸入他的版圖。有五千里的土地，十餘萬的戶口，和數萬的雄兵，很足以稱豪一時，但是他覺得雖然實力雄厚，是不能與盛唐抗敵的，不如趁早與唐室和好較爲得計。在武后聖歷中，就稱臣朝貢；而唐中宗也派張行發來渤海慰問，祚榮就遣子門藝入侍唐朝，從此渤海內附，無事相安者好幾十年。不幸祚榮薨逝，他的長子武藝即位。那時渤海的北境當現在黑龍江地方，黑水靺鞨朝唐，唐朝以其地置黑水州，以其首領爲黑水都督，諸部的刺史都隸屬於黑水都督之下。渤海頓時起了惶恐，就派門藝去攻黑水，門藝曾入侍唐朝，是知道唐朝的情形，立刻固諫，武藝不但不聽，反疑心他的弟弟私通唐朝，門藝就此投奔唐朝。武藝遣使入唐請殺門藝，唐朝不許，武藝就派兵攻打登州，想擾亂唐朝的邊境，也未能得逞，武藝祇好屈服了。渤海自從祚榮立國，傳了十二年，都是相安無事的，到了大誣譏的時候，契丹日強，後唐同光天成間，遼兵屢次來攻，

一直打到渤海忽汗城，譚讓只好內相出迎，投降契丹，遼主心猶未足，把譚讓俘歸上京，賜譚讓名為烏魯古，妃曰阿里只。烏魯古和阿里只，爲遼主阿保機，與后述律氏受王降時所騎兩個馬的名字。

原來遼太祖阿保機長子圖欲和次子堯骨，都是有衆人之勇，聰敏過人，太祖伐渤海，就派圖欲堯骨同攻忽汗城。大譚讓降後，把他的人民都遷居到邊境上。多流離到高麗去，高麗把大氏之子孫均賜姓王氏。太祖改渤海爲東丹國。以圖欲爲人皇王，建元甘露，改忽汗城爲天福成。聰敏的圖欲，他覺得他的魄力實在不如堯骨，而感覺得太祖和其母述律氏有立堯骨爲太子的意思，正好避嫌遠引，馬上就了人皇王的爵位。未幾太祖崩，堯骨即位，就是德光皇帝。圖欲回到遼京，去奔太祖之喪。歸國以後，他的性情益發恬靜了。他愛著醫巫閭山，風景優美，山川水秀，購了數萬卷的書，在山的絕頂上，建築了一個書堂，顏曰望海，作樂田園詩以紀其詩。圖欲以爲這樣的消遙自在，庶乎可以免了堯骨的猜忌了。但是終究德光帝的雄方大略，不能容他的老兄在醫巫閭山讀書，圖欲也覺得大好河山，不能久居，不如遠往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就立木海上，刻

上一首小詩，他的詩是：

『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

圖欲終於携着高美人，載書浮海，投唐去了。不幸石敬瑭滅了後唐，圖欲亦牽連被害。那時有一個僧人，收拾圖欲的屍骨，歸葬本國。

契丹雖然滅了渤海，平了他的忽汗城，把渤海的人民遷徙到四遠的邊境，把契丹的親族重建了東丹國，但是渤海民族恢復的精神，是始終不變的，一遇機會，他們就要勃發。堯骨平渤海未久，就有渤海王弟頌兵攻圍扶餘府，事雖未成，也足使契丹怯膽。繼而有烏玄明上表宋朝，自稱渤海遺黎，保據方隅，自請討伐契丹。三而有大延琳建國興遼，改曰天慶，四而有古欲之敗遼師，高永昌自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時常遼天祚帝衰微之世，據了遼東五十餘州，卒破遼軍，惜女真部族突起東北滅遼之後，永昌亦與之俱亡。但是渤海民族，僑居高麗的，依舊聚族而居，保其國有民俗；而渤海的士大夫君裴頌，遺黎王庭筠輩，習向華風，能文賦詩，與唐朝日本來往聘仲，唱和不絕，至今在白山黑水之間，時常可以發現渤海的遺蹟。

我們既明白渤海簡要的歷史，復次凡是研究邊疆史地吾人所應當注意的，約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地理疆域：即以渤海疆域而論，據舊史所稱：『自今開原縣東盡於海，北抵黑龍江南，則淹有高麗咸鏡平安三道，皆其舊封，置五京十四府六十六州，一郡一案百三十八縣，幅員五千里。後剪於契丹，遷其州縣，寄治遼東，遼史遂以遼東之土壤，冒渤海之舊稱，舍利氏之故封，因失其真。』不但渤海舊城，難以推測，乃遼史地理志所載五京十六府就有很多的錯誤，要用遼史地理志（定渤海舊壤，是最不可憑的事情。所以讀史者，於遼金元三史地理志，最爲難讀，治渤海史蹟於地理（革，尤當注意，徐桐兩氏渤海疆域考於舊史錯誤之處亦多舉正，如謂：『今之海威縣，實遼之南海軍，而非渤海之南海府。今之承德縣，實遼之瀋州，而非渤海之定理府。』凡此諸事，都差可憑信，金毓黻氏已收入所撰長編地理考中，吾人自當因徐氏之書，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第二便是部族和姓氏的問題；新唐書稱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靺鞨本肅慎氏之後裔，在東北的民族便有肅慎、挹婁、勿吉、靺鞨等等異稱。在大氏這一族姓裏面有「大氏」

乞乞仲象的「乞乞」乞四比羽的「乞四」「大舍利」的官名，這些名詞有怎樣的解決呢？日人稻葉岩吉氏，他讀金氏長編的大旨，以爲乞乞和乞四均爲女直的初音「乞乞」和「乞四」Chi-Chi, Chi-su 聲音很爲相近，猶如女真爲肅慎之轉音。至於新唐書所謂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大氏爲靺鞨之疊言，實由靺鞨二字所譯出，靺鞨與梵語Maha之音相當，爲大字之意。女真人呼其酋長爲靺鞨因而廣泛爲部族之名，可證東北部族受釋教東漸之影響甚深。猶如渤海稱其君長曰可毒夫，可毒夫爲蒙古稱其可汗爲呼圖可圖的對音，清太祖名爲奴兒哈赤，而朝鮮則稱他爲「馬法大人」與此例可以相通。

更進一步而言，舊唐書五代會要謂大氏爲高麗之別種，新唐書例又說渤海本粟末靺鞨附於高麗者，兩說殊不一致，何者爲是，實在別無旁證。或者如金之始祖函普來自高麗，後婚於女真完顏部之女，就姓了完顏氏，就其部衆而言則爲粟末部人，而其王族則來自高麗，所以五代會要稱他爲高麗別種。稻葉氏就假定了兩個推論：（一）舍利即女真語泉字之意，華夷譯語泉作「舍厄」泉爲高麗的大姓，如泉蓋蘇文，泉

男生爲朝鮮著名人物，乞乞仲象，乃冒朝鮮大姓，藉以號召羣衆，猶如清太祖稱姓佟氏，佟氏爲遼東之民族，乞乞仲象之稱舍利氏，大致與清太祖之稱佟氏其意相同。(二)由新舊唐書所記，吾人一一爲之分解，可得以下之意義，即「大」爲「韃靼」之譯音，舍利爲泉之意，「乞乞」爲女直之對音。所以把「舍利」名詞插入的緣故，渤海國之成立，爲「乞乞」之女直和「舍利」高麗之泉氏合作，而成的一個暗示。稻葉氏之說，頗能貫串一切不同的名詞，作一個有系統的解釋，可以解金氏長編之未備。至奉寬氏叙黃維翰渤海國記，他以爲金源及愛新氏，其源始宜皆出於新羅舊國，他說：

『新羅國金其姓，王城曰金城；其國內又別伽羅城。遼朝之愛新覺羅，愛新國語金也，覺羅亦作交羅，無定字，求之雙補疊韻，頗與伽羅音近，似其或發源於此乎？』

奉寬氏謂金源愛新導源新羅，其說雖未必確當；但是女真朝鮮，境地毗連，人民互相通婚，貿易往來，所以後來不能把他的部族，一一的劃分清楚，這是無可疑意的。

以上不過舉地理或氏族上，兩個例子，東北史蹟日漸發現，就以渤海而論，要解決的問題甚多，正不止這幾個問題。

我們再說到關於渤海國的四種著述，不過搜輯了許多材料，並沒有解決許多問題，僅可供學人的探討。徐桐雨的渤海疆域考，唐宴渤海國志，所採輯的爲新舊唐書五代會要等書，取材不免簡陋。金毓黻氏的渤海國志長編把徐唐兩書已包括在內；更加了許多新材料，尤其是通使日本的一部分，於中日交通最有關係，更爲他書所無。他採輯雖勤，但僅排比史料，即以總略兩卷而論，重複繁仍，可以刪減的地方很多，名副其實，祇成了一部門編，轉不如黃維翰氏之渤海國記，有剪裁有法度，到是一部精湛的著述，可惜未能成書，下篇雜識有好幾條可以併入正文的地方，這都可以見到是黃氏未完成的著作。以史料而論，金氏之書，可以取材的地方正多；而金氏搜輯之功實有不可及處。

## 西廂記的英譯 (The Western Chamber)

藏雲

熊式一譯 Methuen & Co. Ltd. London. 2935

從一種意義說，文學的作者，在語言的技巧上是一個

master of language, 文學作品是他的語言底技巧的表現, 所以由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純文學書, 尤其是傑作, 無論小說或戲劇, 往往除了粗枝大葉的情節外, 原著的遺詞造句所蘊蓄着的微妙的地方, 翻譯起來, 大概未有不失敗的, 這是無可如何的失敗, 不能苛責任何譯者, 原因是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先天的障礙, 說是障礙, 無寧說就是那原著被作者所造成的不朽之處。『鴛鴦繡取從君看, 莫把金針度與人,』一部名著的成功, 幾乎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金針的妙用, 即作者亦無法自知, 何從度與! 尤其是方塊的中國字, 它是形音義三位一體的結晶, 它在韻文中有一種特殊的「音色」和「字色」的配和, 音色主要的是雙聲疊韻, 「風塵荏苒音書絕, 關塞蕭條行路難,」荏苒蕭條, 在這兩句詩中是一種音色, (這音色二字, 不必照音韻學上的解釋。) 中國韻文中有了這種音色的妙用, 便可以遲平其聲以媚之, 便可以調態, 元微之所謂「詩篇調態人皆有, 細膩風光我獨知,」這是中國詩詞技巧上的妙境! 用他種語言來翻譯, 簡直是難以彷彿。「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為以佩,」這類香草美人的寄托, 在中國韻文中會發生很大的作用, 無以名之, 姑且稱為「字色」。

吧,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烟,」即使說明了這詩的典實和背景, 而它的文采風流處, 是無法由翻譯傳達的。因為江離蘭芷這一類的東西, 是中國社會所認為可以代表人性的一種高等的象徵, 他種語言中不見得便有這樣的習慣和是認譯起來, 便無大意義了。所以純文學的翻譯, 我以為祇有在有意境上大體可以使讀者領會, ——雖然這效果也就不小, 若說到原著的語言文字所涵蓄的美, 那翻譯終究徒勞。

像西廂記的翻譯, 便可以用上邊的說法來看, 它的失敗似乎在意料之中, 然而, 它的成功却分外可以驚異。譯者第一把原書宮調用韻的局面打破, 他譯唱詞不用韻, 但讀起來却如 R. Tagore 的散文詩, 有一種自然諧美的韻味。所謂 open tone. 所以這譯文的本身, 已多少帶有些創作性。而且現在南曲的西廂記雖然還可以演唱, 北曲西廂記, 早已成廢陵之散, 而為文藝的, 非戲劇的 (literary and undramatic) 了, 如果仍然原詞韻譯, 在歐洲不能上舞臺, ——這譯本和譯者的王寶川 (Lady Precious Stream) 與斷機教子 (Mencius was a Bad Boy) 都是為歐洲的舞臺而工作的。

唱詞的翻譯，簡潔明瞭，而又不失其爲直譯的意味。譯者在自序中擔謙的說：這譯本雖然不算得好，可是他敢說是一個忠實的翻譯，行比行，字比字的翻譯。例如：寺警的混江龍一闋，「况是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他譯（本書頁五一）

The red blossoms have fallen in hosts;

And thousands of petals, twirled in the wind,

make me sad.

這第二句乃是借杜工部曲江詩中語，正好這首詩在 Ayscough 的杜甫傳中選譯得有，這句詩被那西方人譯着：(Tu Pu, 頁一九五)

Ten thousand atoms whirl on the wind; verily

men grieve.

比起西廂記的譯文，實在不高明，他把「人」字不當着指詩人自己，而當「凡人」已經譯得很無謂。可見東方的東西，到底還是東方人譯來深刻些，有味些，因爲東方人比較領會的多些。所以有時候，譯者也並不嚴守直譯，例如：上舉混江龍的前一闋八聲甘州「懨懨瘦損，早是多愁，那更殘春。」他譯那更殘春一句很有趣：

My many sorrows are gradually wearing me

away,

And now spring, the romantic time of the

year, is nearly over.

然而，譯者對於原文的意思，有些地方還是不能充分瞭解，可見譯詩之難！即如上舉「况是落紅成陣」的况是二字，是承上闋八聲甘州一轉，這兩個字在此大有意思，不能省略的。又如：鬪箇粉蝶兒中的「綠臺高，金荷小，銀缸猶燦。」譯文頁一二一作：

On a high red stand are the small lilies, yellow

as gold.

把「金荷」譯成多數，似乎不大妥當，一盞燈恐怕不會同時點着幾個火頭的罷。這還算小節，不必深議。再如：哭宴的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一段，相傳是西廂記的「頂點」，其實祇是寫景而已。譯文作：(頁一九一)

Grey are the clouds in the sky and faded are  
leaves on the ground.

照我看來，碧雲天當是指的蔚藍的青天，寫鶯鶯到長亭

送別，一路上滿眼秋光。這黃花便是菊花，乃詩詞中的慣稱，菊以黃爲正故也。李清照詞「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是此意。這里譯作 *faded leaves* 似非原文之意。這兩句本是從范仲淹蘇幕遮詞「碧雲天，黃葉地」而來，如照范詞譯是對的，以此譯西廂記，便有誤會了。諸如此類可以商量的地方，譯本中似乎不少。



# 新書介紹

## 先秦天道觀念之進展

郭鼎堂著 中法文  
化出版委員會編輯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定價九角

「天人相與之際」是中國哲學史最重要的問題。本書就是將起於殷商迄於戰國的中國人的天道觀念的進展作概括的敘述。書分四章。每章敘述進展的一段。第一段是殷商人的天道觀。彼時已經有了至上神的觀念，起初稱爲「帝」，後來稱爲「上帝」，最後稱爲「天」。這個神是一種能支配一切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第二段是周人的天道觀。周人一方面爲政治的便利，因襲殷人對於天的信仰，以便維繫人心，一方面又懷疑人格神的天的存在。後來竟不信天了。第三段是春秋時代。春秋時代人的天道觀念祇是一種虛名。老子取消了殷周以來的人格神的「天」之至上權威而建設了一個超純時空的形而上學的本體，稱之爲

「道」。孔子避去了老子的道的名稱而用其精神解釋傳統思想中的天。墨子則是純信有人格的天的。第四段是戰國時代。這時代的天道觀念繼續着春秋時代而發達。子思用五行說以解說宇宙變化的起原，又以「誠」代抽象的「道」。孟子主張天人合一。莊子則衍老子的餘緒，到了荀子乃融合儒道二家舊主張，自然即是神，亦就是天。最後易傳的作者以爲「易」即是道，亦就是神。書中有幾項新見解值得提起的。

- (一) 周公的思想，懷疑天的存在，而又利用之爲愚民政策。
- (二) 老子五千言是環淵作的，環淵即是關尹。
- (三) 洪範作於子思。這幾個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很有關係。作者眼光銳利，不爲成說所囿，足供學界參考。

(于)

## 中國藝術論集

倫敦出版

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to

Painting, Sculpture,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 minor Arts, by Roger Fry, Laurence Binyon & others. London, Batsford Ltd. Dec. 1935, 16s.

西人於近二十年來，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十分熱心，並有急遽的進步。關於繪畫、陶器、銅器等學問，專家不少，所出專著，圖版精美，卷帙甚鉅，定價昂貴。為專家參考研究則可，不適宜於通俗閱讀。去冬在倫敦開中國藝術展覽會，我政府徵選精品各件，到彼展覽。前本刊已介紹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展覽品圖說。在英倫方面，則 Batsford 書店 (15 North Audley St. Mayfair, W. 1. London) 亦於去年底出版此中國藝術論集，計通論六篇，而冠以中國公使郭泰祺夫人之序。所收六篇文章，雖非詳盡考證之作，簡括扼要，皆出專家精撰，主要根據十年前白靈頓雜誌 (Burlington Magazine) 中國藝術專號之體例及文章，而由原作者補充增訂以成書。因西人認為十年來專家對於中國學問之研究，進步極速，心得亦多有重作綜合敘述之必要也。此書為頁不過九十，所可取者，在其簡要，而所附圖板七十餘，多歐人皮藏之件，可供參閱。西洋

研究學問，從所接觸的實物研究起，故較切實。譬如國人論書畫，長於窮溯源流，傳涉陳編。細考究去，到多半作品亡佚，無可視覽，而插圖及印刷，或付缺如，或未臻美善，不能喚起親切之興味。西人論藝術，於史的敘述，雖有掛一漏萬之病，但都就看到的東西，細心研究，其心領神會之處，一日千里。東方藝術起初認為神密難懂的，現在已有較深之瞭解矣。手此一編，藉可窺彼土之研究興味及心得也。今擬要介紹之。

第一篇文章，是已故之 Roger Fry 氏的舊作，通論中國藝術。此文短而有見解。文章的主旨在辨明中西藝術的異同。他說中國藝術品，在西方人驟看，覺得玄虛難懂，及至細心研究，却不如此。至少比印度作品，順眼得多。美術意念，有許多處，甚與歐人相同，而為歐人所熟習的。歐洲作家中，也不是絕對沒有同中國作家作風相近，意境近似的人。例如中國畫，最重輪廓，主要是發揮線條之美。而且此種線條，十分飄逸靈活，連驟不斷的。求之西方，則如意大利畫家 Ambrogio Lorenzetti 以及 Botticelli 輩，亦是此類作風，甚與中國相近。因此我們對於中國畫，不怕不能瞭解也。歐洲人對於線條輪廓，非不重視，但繪畫藝術的發展，中西不能一致的。西洋畫到

Rembrandt 輩，則幾一無線條輪廓之可言。此乃中西之異也。進一步討論中國畫用線條，如是則無面及立體，亦不盡然。此與西洋傳統又大異。中國畫多渾圓的地方，表示立體。恐怕中國人對於立體的觀念，從圓球形圓柱形出發，而與西洋人從立方體出發者，根本不同的。歐洲藝術傳統，遠溯希臘，即注重人體，而且注太重人體了。中國藝術可以補救此不足，無論在雕刻或繪畫方面，人體不及西洋之精，而飛禽走獸，以及花卉，特別精妙。又對於飛禽走獸花卉，不求形似，因藝術家並不如西洋人一般着重於外物之精密的視察，而注重領會動植物之內在的精神，所以特別高妙，足稱補人體藝術不發達之缺憾而有餘。氏之所論，此數點，皆可謂能見其大也。

### 第二篇 Laurence Binyon 論畫。此篇乃新近改作的。

體裁取歷史的敘述，分四節。(一)唐以前，(二)唐代，(三)宋代，(四)宋以後。疎略之處，在所不免，例如明清的畫家，差不多都沒有說到。所以不能說是一篇完美的文章，有幾處有獨到的心得。他對於顧愷之的女史箴，說起初看來，沒有什麼好。但二十年來，觸目未釋，乃天天發見其靈異。(按氏在英倫博物院時也。)其意味如何能說？我想乃是全民族之努力，由質俗而

歸於文雅，方能生此畫家，以有此雅筆耳。觀於畫中女子手腕之柔，目光之靜，以及凝睇含情處，均宣示無上之端莊與自然。再一步看，欲瞭解中國畫，同時必須瞭解中國書法。中國畫乃是書寫的一支，假如不能欣賞中國書法，對於畫之領略上也有缺憾的。顧愷之心中有全稿，然後用筆寫下，觸處生姿，非常流動，而尤善用長弧線，絕無斷折突兀之累，故其所寫人物，乃如在春風中也。(原書頁七)氏之觀畫，出神如此！又謂唯中國人能知「空」，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中國人無論在詩或畫上，均能有含蓄及靜默之妙。留下空白，使人可以游想其間。故畫之有空白，亦是畫也。此論亦精。又言中國人高明處，在放棄對稱，歐洲人畫體發達，故對稱觀念，牢不可移。中國人眼光看得遠，常常看樹，樹者絕不對稱，枝柯橫斜，却也站得穩耳。(頁十二)

### 第三篇 Oswald Siren 論雕刻。此篇目光注於亞洲藝術

之比較研究上。需要專門知識，方能論其得失。從漢敘起，迄於元明。氏謂漢代石刻走獸，可見西方藝術之影響。主要有二派來源。一是南派，由大夏安息北印度傳入，希臘影響甚深。一為北派，從西比利亞蒙古傳入，源自裏海側岸之文化，Sarmat-

作風爲著。此一說也。氏又謂唐以前石獅子，如南京附近

之梁墓所有，輔以雙翼者，以及其他所見，皆是 *Sarmatian* 作風，印度影響未來。唐代及唐以後，則印度派石獅子來了。兩種不同處，北派兇猛，是一猛獸像。印度派馴伏，作佛寺的看門獸。此又一說也。氏於雲崗龍門討論稍詳，於山東龍門山雲門山特別一提，謂隋代雖短，可代表中國雕刻到成熟的時期。於唐代提及楊惠之，而謂其作品，今已無存，不知何故。又謂唐以後石雕衰落，因佛教衰微之故，其說誠是，但宋代以後，塑像發達，民間以塑像代替石雕，此亦主因，在研究佛教藝術雕塑兩項似不能分也。氏之此篇，太偏重佛教藝術，而忽略其他雕刻，又於佛教藝術中，略去塑像；又於雕刻中，着重人獸，其他如圖案花紋，略而不論，皆其缺點。

#### 第四篇 Bernard Raeburn 氏論陶瓷。氏爲英倫維多

利亞亞爾培博物館陶瓷部主任。故論述偏於該館所藏之材料。氏謂英倫博物院所藏之唐瓷羅漢，或謂晚品，年代不古，一時紛爭莫決，氏以近年來出土之唐代冥器，比較參證，認爲唐瓷，確定無疑。餘文略就唐宋以來各窯如哥窯定窯之有代表品在歐者，舉示說明。均極普通，不涉專門，國人讀之，或覺淺近

耳。

#### 第五篇 A. F. Kendrick 氏論繡織。於漢代述司坦因

在中亞考古所得漢絲織零片，於唐代舉敦煌所出佛菩薩像繡幡。謂中世紀繡織圖案，有采自波斯者，則舉日本東京博物館所藏之狩獵圖旗爲證。凡此數件，皆較重要，而不製圖板，殊爲遺憾。圖板中之有趣味者爲「聖安多尼繡像」(St. Anthony of Padua)圖板第四十六。此爲清代繡織，海運已開，葡萄牙將輪到西方者。今藏英倫。此圖聖安多尼，執花長袍，抱小教主，執十字架，皆中裝也。兩旁雲山花鳥，以及有翅天女，皆中國式。研究中國文化西漸史者當視爲珍品。

#### 第六篇 W. W. Winkworth 論青銅器玉器等。分兩部

分，前爲通論，後爲插圖說明。通論文字有力，而感情用事，談論有怨東忽西之病。對於歐洲東方學者，亦頗置疑詞。氏謂倫敦大學，雖設有講座及中國美術考古之課程，但學生以得學位爲目的，難言研究，而且此種未成熟的學問，只能鼓勵學術團體之研究則可，列入大學課程，不甚相宜。又謂一件銅器，銘文明明刻着，而經過多少學者之通信討論，年代不定，相差尙有數百年之巨，反難於埃及古文，其故何歟？故氏認爲中國古文

字及古史探討，最爲重要。此則中國談金石學者本來如此也。

圖板第六十二印猷氏所藏 (Eumorphous Collection)

銅器奩具蓋上之漢畫，爲朱雀玄武花紋，朱翠爛斑；此可與樂

浪所出漢代漆畫比較，畫史上之珍品也。又六十四圖，清高宗

御題硯，氏據所鑄樹木畫，定爲南宋，並不妥當。所題詩有「洮

石雖然遜舊端」句，則其不古可知。(練君)

## 太史公年譜一卷附祠墓錄

張鵬一編  
關隴叢書

之一 北平各書肆代售

史記一書，創定體例，貫穿古今，文直事核，信爲一代絕作。顧其書漢魏之際，不甚流傳，頗有遺闕，梁玉繩史記志疑張照史記考證，言之甚詳。其後各家補入既多，屢難遂衆，漢書張湯傳如淳注謂，成帝時，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書班彪傳注，楊雄劉歆褚少孫史孝山等，皆嘗續史記，故非考定史公生卒年代，不能明史記之限斷，而史公生卒年代，自序與班書皆不詳，他無明證，故學者多不一其說。

關於太史公生年之考證，以王國維氏太史公繫年考略

(廣倉學叢書第一集)爲最早，王氏復有太史公行年考

(觀堂集林卷十一)大抵皆關於其太史公生卒繫年之說。此

外尚有張惟釀氏太史公疑年考(戊辰三月小雙寂庵刊)

蓋欲糾王氏之失者。民國二十年鄭鶴聲氏復著司馬遷年譜

(商務出版)。本書著者張鵬一氏爲關西碩學，嘗集漢司馬

太史公集(關隴叢書)，而此太史公年譜，則成於癸酉(二

十二年)者也。

王氏太史公繫年考略，以元封三年太史公年三十八爲

太史公，應生於孝景帝中五年丙申。張氏太史公疑年考，以

史公自序元封元年年二十仕爲郎中推之，則元封三年年二

十二爲太史公，實生於武帝元光六年壬子。王氏以太史公卒

年絕不可考，以爲約卒武帝末昭帝初，爲六十歲左右，其受腐

刑，則在天漢三年，年四十八。張氏則謂卒於武帝後元元年，年

四十二，其受腐刑，亦在天漢三年，年三十二，此二書之大較也。

鄭氏司馬遷年譜大體據王氏之說，而或略有所補正。此外日

本桑原騰藏有司馬遷生年之一新說(載東洋文明史論叢)

一文，以王張諸氏之說皆有弱點，而獨以太史公生年在建元

六年。此近時治史遷繫年諸說之不同也。

張鵬一氏此書亦主太史公序注集解正義均以武帝太初元年爲史公年四十二歲之說，則由太初元月上推，正景中五年爲史公生年，與王氏之說同。惟史公卒年此書訂爲在元平元年，卒年七十二歲，此層則頗有可疑耳。

此書雖爲年譜，而於史公平生事實之可互證處，則旁搜側剔而相成之，如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與之。征伐四夷之事，太史嘗與蘇建李廣諸人過從友善，匈奴大宛各傳事實，必得之蘇李諸人之談論，不盡取資於石室金匱之藏，凡此之類，本書皆具列事實，互相發明，爲治史記之學者一新貢獻焉。

(齡)

### 陶齋古玉圖

王大隆編 二十五年上海來青閣發行 定價十二元

古玉之有著錄，今傳世者，有宋呂大臨之考古圖，元朱德潤之古玉圖數家而已。至宋龍大淵之古玉圖譜則四庫提要已舉十二疑以證其僞。然呂宋之書，收集無多，且蕪雜淺陋，不足以証經史。故四庫入諸譜錄類中，與硯箋墨譜並列，而未

與鼎彝同尊，非徒玩物已也，以翦崇義之深通經術，而三禮圖多出臆定，蓋乏實物以爲證也。歐陽修趙明誠之博雅好古，而集古金石二錄，亦略不及此。清道光中中澍氏始爲古玉圖錄六卷，其後吳大澂氏亦爲古玉圖考一書，於是人知古玉與吉金貞石同爲考古之資，而有裨經義爲尤巨。然釋書考證雖詳，而圖形蓋闕，吳書借材他氏，而非盡已藏。溧陽端午橋當清末之世收藏冠海內，其陶齋吉金錄，藏石記，藏甄記，藏印等書，久爲世所重，而古玉圖之纂集，則世少所知。前年（乙亥）吳縣楊壽祺氏於蘇州護龍街汪源與古玩肆中始得陶齋手稿本古玉圖，紙葉散漫，凌亂不成書，歸而整理，乃與吳縣王大隆氏詳加編纂，雖其中圭笏璋瑁等稿已散佚，然如璧羨以次之稿，則圖形墨拓，備極精雅，所附考釋，又悉出午橋手書，遂爲董理付印，得璧琮以次百五十餘器，依器編次，原闕者仍之，可據者補之。雖原書未成而復殘佚，然即此百五十餘器，已足窺吳二書而上之矣。惟吾人別有所感者，此書釋義之審，象形之精，絜量圍徑尺寸之詳，在清末之際，而能具此卓識，固已有足多矣。近時東西學者論玉之書如 Laufer 之 Jade, Pope-Hennessy 之 Early Chinese Jade, H. R. Bishop 之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Jade 以及上野有竹氏

所印之有竹齋古玉圖譜（前羅振玉所藏）或讀研之勤，或印板之精，皆有駕吾國著作而上之概，此海內考古家所宜努力者也。（齡）

## 古匊文叢錄

顧廷龍著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文字史料彙編之一

二十五年六月出版 定價二元四角

近六十年來古匊時出，而有記號文字者，則始於殷商，盛於七國，殷商之匊，近年殷墟時有出土，前此所見而多文字者，則光緒初年所出七國時物也。方今古器物之流傳，以七國之物為最少，而古文之異形，亦以七國者為最繁。當茲古文字學稱盛之日，殷有卜辭，周有銘刻，秦漢有小篆，皆可代表一代之制作，尋其變遷之跡，而七國匊文實為之樞紐。惟自出土以來，研治之者猶少，記錄不詳。陳介祺與大澂潘祖蔭王懿榮丁良善諸家嘗從事於此，所得多為齊魯所出，惟完善而字多者，則不多觀。燕趙所出，羅振玉亦有所獲，其時皆約在光緒初年。吳氏嘗著古匊文字釋四卷，惜未見傳本，蓋為治古匊文字之第

新書介紹

一人。至著錄匊文者，則王氏所藏，後歸劉鶚，劉氏即以拓本景印為鐵雲藏匊，是為匊文有專書之始。其後治此者雖不乏人，而要以顧君此書為最有統系。此書所集，除陳氏所藏之外，尚有吳縣潘氏家藏墨拓及周季木氏所藏並近時諸家舊錄，蒐為一編，手撫舊錄，分別部居，汰其重複，選其完整，凡傳摹之字，概不收入，其審慎將事有足多也。（風）

## 唐宋以來官印輯存

羅福頤輯 二十五年四月大連墨緣堂石印本

北平琉璃廠來薰閣書店寄售 每部一冊定價一元

十年前，上虞羅振玉氏，曾有家藏唐宋以來官印之輯。共得五十六品。此據舊目增訂，上起李唐，下迄清季，總得九十有六。各印按時代為次。印文以朱色套印，鮮明奪目。其中宋代官印如漳州主管常平官記，一貫背合同印，金代官印如遼城縣酒務記，山東東路按察司差委火字號印，及西夏國書諸印，俱非常見之品，尤有裨於一代典制之研究也。（禾）

一六七

#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

## 品圖說(四冊)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編輯 民國

二十五年四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定價國幣伍

元 中英文對照本

一九三五年，英國為紀念前英皇喬治第五世登極二十五週年，在英京倫敦舉行盛大之慶祝會，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亦為其中節目之一。當我政府決定徵選藝術品參加展覽之時，因其徵選方法，過重外人意見，故國內學人，曾有電請停止之舉；今者時逾經年，品物已安然回國，且曾於前月在南京公開陳列，任人觀覽，差可告慰也。惟此類品物，既多為稀世之珍，外間少能得見，而在南京陳列，亦只能飽一隅之眼福，故編印成冊，廣為流傳，實所必要。籌備會或亦有見及此，乃分門別類，成此四冊，且為中英文對照，便於中外學人之閱讀也。

第一冊銅器。其中所收上起殷商，下迄戰國。照片之前，於銅器之種類，時代，地域，中國銅器在藝術上之價值，中國銅器在史料上之價值等略加說明；其次乃為銅器照片，附有簡單

說明，共分六種：一、烹飪及食品類，二、容器溫器及飲器類，三、尋常用器類，四、樂器類，新鄭銅器羣，壽縣銅器羣，共一百零八件。其中如康鼎大鼎銘文極多，於史料上更有價值。第二冊瓷器。照片之先冠以瓷器概說，將瓷器原始，歷代名窯，瓷器胎骨，褐色，紋片，景德鎮窯，瑤瑯彩瓷等略加說明，次為瓷器照片，上起北宋，下至清乾隆，共收三百五十二件。第三冊書畫，有說明，分總綱，書學之演進及其名家，畫學之演進及其名家，中國畫之特點及其繪畫之法，此次出品概要等五章，內收唐迄清代書畫共一百七十五件。如唐李昭道，宋徽宗，米芾，元黃公望，倪瓚，明吳偉，唐寅，董其昌，清王原祁等之作品均有收錄。第四冊收其他雜類。其中所收織繡，玉器，景泰，剔紅，摺扇，傢具，文具，考古選例，珍貴古書等共三百餘件，此中略可窺見吾國手工業之精華，（仲）

## 皇明遺民傳

清代朝鮮人所著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影印本

定價二元五角全書三冊 北京大學出版品發行處

出售



全書凡七卷。松紙，墨書。撰者姓名不詳。其首附載引用書目八十九種。以清初人別集居多，間有引用朝鮮人著述。如朴世堂之西溪集，田井一之田氏述先錄，成大中之青城集及青城雜記，及通文館志、國朝寶鑑、別編等等。在我邦極少流傳，賴此得窺見一二。

此書撰成後，似未付刻。現任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魏建功氏往年客居朝鮮時所得，至今年乃付北京大學印行，爲治晚明史事者之一助，亦盛事也。

此書著作年代，據魏氏考訂，當在清乾隆五十六年至嘉慶五年間。（西一七九一——一八〇〇）所以知者，本書卷七末附朝鮮民避地入鮮者李應仁傳中云：「先是如梅之子憲忠死於深河之役，其子成龍逃入朝鮮，子孫多居海曲。肅宗甲申，樂大報壇廷臣有以成孫之孫白，卽命錄用。英宗庚申，命立如梅主不祧。當戊申，又命如梅主不祧。」案朝鮮英宗李吟在位五十二年，當清雍正三年至乾隆四十一年。英宗卒，正宗李祿繼立。傳中當指正宗而言。正宗在位二十四年，起乾隆四十二年迄於嘉慶五年。故知此書之成，亦必在此期間也。

此書成時，明社之亡已百餘年。而作此書者，猶大有故國

之思。此項動機，與朝鮮王室設大報壇以祀明帝，立萬東廟以祀明援鮮有功武將，同一心理，殊足發人深思。

本書之首，冠以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孟心史序文。其後又殿以魏氏跋文。於此書源流，闡發至詳，讀者幸加注意。

\* \* \* \* \*

### 蘇門嘯

民國二十五年武進董氏影印明刻本  
北平琉璃廠書店寄售 每部四冊

定價二十元

這是明末杭州人傳一臣所作短本傳奇總集。一卷一個劇本，共收十二個劇本。卷一買笑局，卷二賣情扎，卷三沒頭疑案，卷四截舌公招，卷五智賺還珠，卷六錯調合璧，卷七賢翁激婿，卷八義妻存孤，卷九人鬼夫妻，卷十死生讐報，卷十一蟾蜍佳耦，卷十二細盒奇姻。每個劇本，少則四齣，多則七八齣。用的雖是南曲，然而結構和布局頗有雜劇的意味，所以可稱爲南雜劇。

原書開板清朝，版心下方鐫了敲月齋三字。首有全圖式繪圖十二幀，出雕板家項南洲洪國良氏手，可以代表明朝末年武林盛行最精緻的徽州派雕板。

傅氏此書，內容奇詭，文辭淺顯，無甚足稱。願以卷首有了金堡一篇序文，所以在清代流傳極少。武進董授經先生，十年前好容易在日本西京大學覓得原刊，倩良工以玻璃版印行，今日中土重見傳本，實董先生力也。

董先生提倡搜輯元明戲曲史料，最早且最勤，前後歷四十年，興趣愈來愈濃厚。所核刊的古書，如盛明雜劇初二集，石渠傳奇四種，雜劇十段錦，讀曲叢刊，都是極名貴的秘笈。現在聽說繼此書之後，又要搜刻清初鄭式金編的雜劇三集；這真是研究戲劇史的人們所應當感謝的。

### 新修南宮縣志

賈恩絨等纂修 二十五年  
五月刻本 定價未詳

南宮自明嘉靖以來，志凡五修。道光光緒兩次續修時，未見萬曆志之全書，遑論嘉靖志矣。此次重修，得見嘉靖葉志於常熟瞿氏，又得見萬曆志於本邑邢氏。於是內容乃粲然俱備。在目前新修縣志中，如此志之多見舊志者，未之前聞也。

此志纂修者，為鹽山賈恩絨。採訪者，為邑人馬震、張秋掄、賈斌瑞、李八駿等。參核者，為邑人邢之襄、李葆光等，而由邢

氏其事。卷首冠以賈恩絨及南宮縣長黃容惠序文。

全書為篇凡四為卷凡二十六。一曰疆域志，經界古蹟物產之目錄焉。二曰法制志，建置賦役新政三日隸焉。三曰文獻志，職官人物藝文三日隸焉。四曰掌故志。諺俗兵事石刻雜誌四日隸然。石刻一目，不隸於文獻，而隸於掌故，未審其故。

### 不是集

清浦起龍著 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之一  
二十五年六月排印本 每部一册 定價

一元八角

此書著者，浦起龍，字二田，江蘇金匱縣人。雍正八年進士，官至蘇州府教授，清浦王昶嘉定錢大昕，並出其門。以著有史通通釋一書知名於世。願其文集久佚。昔年曾有饅蜜集一種，板行吳下。此本自署曰不是集，有文無詩。稟誌序記啓讀傳跋書引，諸體咸備。燕京大學圖書館，以原本罕見可貴，特付鉛印以傳。光緒金匱縣志藝文志稱不是集十二卷，不知即此本否。

(孔)

## 南雷學案

黃嗣艾編 二十五年七月正  
中書局印行 實價一元六角

黃黎洲先生爲晚明躬行力學之士，其學承劉蕺山之傳，闡王陽明之說，貫合漢宋諸儒之旨要，申慎獨之義，務期反身而誠，直尋良知，其時身當國破家亡，身餘九死，乃以孤臣孽子之心，拯世救民，爲黨人，爲游俠，呼號奔走，以冀其圖恢復，故其交遊極廣。其於史學則開浙東學派之先河，此世所知者也。生平著述，多至七十餘種，而流傳之刊本，則僅居其十之四。本書編者黃嗣艾爲梨洲之族裔，其中材料，有得自家藏者，如遺殘手稿及家譜所記，皆有補萬充宗全謝山阮芸臺江良庭青次青諸家所作譜傳碑文云。（山）

##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

白蕉編著 人文月刊  
社發行 二十五年三月

月出版 實價九角

袁世凱爲中國近代史上關係最鉅之人物，近二十年來，中國政治之混亂，軍閥之橫霸，社會之不寧，人心之權詐，皆與

袁氏當國之際所行所爲在在有關。論者謂袁氏固似非小有才者，苟賦以公忠之德性，濟以洞察世界大勢之智能，未必不能使中國久已乎成一「現代國家」，乃既無道德以爲體，又無學識以爲用，徒挾帝制殘餘之思想以盜民國，則其才適足以濟其惡耳。向使袁氏而能公忠謀國，無洪憲帝制之事，則其時人心厭亂，局面小康，財力稱阜，足以建設一新國家而無大阻礙。當時正歐洲多事之秋，中國大有爲之時，日本今日之富強，大抵即能坐收此漁人之利，袁氏不此之謀，乃專以權術播弄於朝野間，卒至身敗名裂，貽患國家後世，此治近代史者論袁氏功罪之定讞也。

是書共分五章，取材大多出於當時之報章文件，極爲有據，正文用四號字，引證則五號字，少雜已見，最爲矜慎。讀此一書可知袁氏當國之情形，直如一舊式大家庭中婆媳妯娌之爭而已，民族國家之前途，非彼輩當時所措意也。是書曾經吳門古紅梅閣評閱，眉批甚多，古紅梅閣主蓋多身經其事者也。

（山）

# 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

鄭鶴聲編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國立

編譯館出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冊定價國

幣七元

有些書，我們叫做工具書，如字典、索引、人名辭典、地名辭典、大事年表等，史日對照表，也是一種工具書。工具書就是幫助學者檢查之便，而節省許多不必要的時間。史日對照表的功用，也是這樣的，如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為西曆一九三六年，日本昭和十一年，在我們今日說來，自然是極容易的事，但過了十百千年之後，那時的人就很難於記憶了。加之歷史上的時代又是更複雜的，遠如南北朝，近如太平天國，要把它和同時代列國異域的年代對照起來，再加以星期甲子紀年、紀月紀日等，就得頗費一番時間了。所以史日對照表這一類的書也就成爲工具書中重要的一種，爲治學者所不能不備的了。

關於這一類的書，加陳厚耀的春秋長曆，不過只限於考訂春秋一書的曆數，錢大昕的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亦只限於四朝，汪曰楨的二十四史有日考，歷代長術輯要等書，雖其包括時間頗長，而不及西曆，今日應用，頗多不便。關於中西曆

對照的，前有日本內務省地理局於一八八〇年編的三正宗覽，備載中西回曆，後有我國瓊海關監督葛麟瑞，於一九〇五年所輯之中西年曆合考，一九二〇年南京黃伯祿教士著的中西朔日對照表，及一九二五年陳垣的中西回史日曆，一九二九年劉大白的五十七世紀中國歷年表等書，其中陳書最爲完備，而劉書時間包括獨長，但表式過於簡單。至於最近出版的，則就要數這部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了。表起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西曆一五一六），下迄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凡四百二十六年，表分三種：

一、爲中國年號，日本年號，朝鮮年號，甲子，西曆紀元，距民國前六項對照表。如中國明武宗正德十一年，爲日本後柏原永正十三年，朝鮮中宗十一年，丙子，西元一五一六年，距民國前三百九十六年。

二、爲陽陰曆的月份和星期，干支，節氣，對照表，旁註年份干支，西曆紀元及中國年號。如陽曆一五一六年一月十號，爲陰曆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初七，星期四，己未，大寒。

三、爲太平新曆與陰陽歷史日對照表。

這書的優點是：

一、陰陽、星期、干支、節氣四項俱備，應用極廣。

二、因爲包，的時間短（四二六年），所以篇幅不很繁重，攜帶檢索，都極便利，不比中西回史日曆的累贅。

三、翻開本文，即可一目了然，不必預先記熟序例等文；如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簡直得先背熟他的方法，然後才能應用他的書，實在是工具書中之最不經濟的。（仲）

## 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二編

譚新嘉編 二十五年七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

每部一册 定價六角

是編所收方志，僅以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六月該館入藏者爲限。其中纂修時代較古之本，大抵乃該館從平滬濟津等處書店購入。至民國以來纂修者，則出於公私各方捐贈者居多。

縱觀全書，共收省志縣志八百六十二部。編次體例，與二十二年該館出版之方志目錄相同。各志下方，注明卷數、冊數。

纂修者姓名、版刊年月，及有無藝文志金石志等等，必備之條款。卷末殿以索引，尤便檢閱。

該館收藏方志之多且精，夙已馳名海內。卽以此目新收諸志而論，亦多罕見罕傳之本。舉其尤著者，如程嗣功等纂修之萬曆應天府志，明韓浚等纂修之萬曆嘉定縣志，明張寧、陸君弼等纂修之萬曆江都縣志，此屬於江蘇省者。明鄒衡纂修之正德嘉興志，明楊守仁、徐楚等纂修之萬曆嚴州府志，此屬於浙江省者。清鄭交泰、曹京等纂修之乾隆望江縣志，明載瑞、明邵德久等纂修之嘉靖六安州志，明李天昇、陳惟淵纂修之正德盱眙縣志，此屬於安徽省者。明唐寧、林愛民等纂修之嘉靖興國州志，明吳道邇等纂修之萬曆襄陽府志，明朱崇學等纂修之正德宣城縣志，明徐天祐等纂修之萬曆荊門州志，此屬於湖北省者。清仲坑、石文城纂修之乾隆平江縣志，明馬協、吳瑞登等纂修之萬曆辰州府志，此屬於湖南省者。清蔡毓榮、錢受祺等纂修之康熙四州總志，清吳美秀、程溥等纂修之康熙夔州府志，清張松孫、李芳毅纂修之乾隆潼州府志，此屬於四川省者。明熊相等纂修之嘉靖蘄州志，明徐準、涂江等纂

修之萬曆永平府志，明詹榮纂修之嘉靖山海關志，明成性纂修之萬曆肅寧縣志，清周禮觀重訂明張杰周祚纂修之遵化縣志，明葉恆嵩等纂修之嘉靖南宮縣志，此屬於河北省者。明張鵬董弦等纂修之嘉靖內黃志，明黃似華李本因纂修之萬曆汝南志，明鄧南金李明通纂修之隆慶登封縣志，此屬於河南省者。清劉榮孔尙任等纂修之康熙平陽府志，明劉魯生李廷寶等纂修之嘉靖曲沃縣志，清陶自悅等纂修之康熙澤州志，明喬永殷纂修之嘉靖樂平縣志，此屬於山西省者。明任道亨馮從吾等纂修之萬曆陝西通志，明張應詔人修之萬曆咸陽縣志，明于邦棟南宮等纂修之岐山縣志，明鄭汝璧纂修之延綏鎮志，此屬於陝西省者。明郭從道纂修之嘉靖徽郡志，明余新民塞逢泰等纂修之萬曆階州志，此屬於甘肅省者。此外屬於福建廣東兩省之方志，尤有他處絕不經見之本，名目繁多，茲不備舉。

近人之治中國方志學者，如朱士嘉之中國地方志綜錄，張國淦氏之歷代方志考，所見所錄，固稱美備。然以此目核之，二氏之書，尙有遺珠之憾。據此可知該館近年徵集之勤，與夫此目之不可不作矣。（秦）

## 內閣大庫現存清代黃冊目錄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

二十五年四月出版 定價一元

清內閣大庫所貯檔案，種類極繁，黃冊僅屬其一，又分滿漢文二種。案清代黃冊制度，內而部院衙門，外而各省臣工，凡關於報銷，或應例造報事件，均須造具黃冊，隨同題本進呈御覽。並另備清冊（清冊冊衣青衣，又稱青冊），分送各科，以便互相核查。清冊繳送部科，不在大庫典藏之列。黃冊則進呈御覽，奉旨後，有隨本併發者，有留覽者，併發之冊，係於本下時，由內閣發交各該管衙門，經數復竣事，送還典籍廳貯存大庫。留覽之冊，例於每年年終由內廷發交內閣典籍廳貯存。此係黃冊存庫之由來。至其內容包羅甚廣，蓋臣工題奏事項，凡隨本繕冊進呈御覽者，冊衣概用黃色，均可謂之黃冊也。

故宮文獻館現存此項漢文黃冊共六千餘本，悉為京內外各衙署隨本進呈者，其內容以報銷收支款項者為最多，大抵分列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項，謂之四柱。蓋清沿明制，全國庶政例應奏報者，主管衙門均遵照定限繕造黃冊，進呈御覽。

黃冊所載雖僅具崖略，然其方式，已漸具近代統計之雛型，倘能加以鉤稽比較，足覓有清一代法政經濟之沿革概況。此編以衙署爲別，依各冊之性質，分類列目，按年排比，計有吏、戶、禮、兵、刑六曹，及都察院、理藩院、太常院、光祿寺等署，計五十一類，一百二十四目，各件爲之編號，於治近代史者，誠莫大之便利也。（山）

## 北平圖書館所藏中國算學書聯合

### 目錄

鄧衍林編 中華圖書館協暨北平圖書館協會印行

二十五年六月出版 定價八角

吾國純粹科學之發達，由來甚古，惜多秘而不傳，或其理論之顯豁，不易爲人所了解，年湮代遠，遂成絕學。如算學一科，

本爲一切科學之基礎，自周髀算經以下，代有述作。古有禮樂射御書數，算學蓋亦列爲六藝之一矣。唐宋之時，朝廷開科選考，猶以算學爲考題之一，迨至明初，以八股文牢籠士子，而算學亦隨之而廢，輟不與焉。爾後數百年間，此學遂不爲國家所重，羣鶯於帖括之一途。民間即有好學深思之士，蓋親爲嗜人方技之流，不爲社會所重視，而吾國科學之不發達，至今日吾輩始食其果，良可慨也。

此等書籍多散見於各種叢書中，檢查不便，劉鐸古今算學叢書所收，亦多掛漏，而書籍之散在各處者，徵集尤爲不易。鄭樵通志校讐略嘗言，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此專門目錄之所以重要也。此編乃就北平十九個圖書館所藏中算書作一聯合目錄，研究中算史者，當感無限之方便也。（川）





北平圖書館寄售書目

李易安年譜	二角	益山書影 元本第二輯	二册五元
中國體育圖書彙目	三角	潤州先賢錄	二册六角
四庫著錄河北先哲遺書輯目	三角	明季封爵表	一册三角
國學常識述要	三角	國學用書類述	二册二元五角
三國時代薄葬考	一册四角	醫說	八册六元
秦游日記	一册一元	影印東萊書說	二册二元
劉天華紀念冊	一册六元	影印宋元四家詩	二册一元五角
清畫家詩史	大本十元 中本八元 毛邊十元	影印好古堂書目	一册八角
大學中庸正說	一册一元二角	三朝遼事實錄	十册八元
科學的青島	一册三角	經路復國要編	四元
江蘇第一圖書館善本目錄	四册三元	不得已	二册一元
明于燕芳剿奴撮議附建州考	三元	洪武圖志	一册一元
影印余澹心手寫玉琴齋詞	四册三元	花草粹編	十二册五角
阮大鍼詠懷堂詩	四册二元	百夷傳	二角
詠懷堂詩補遺	一册二角	金陵圖考	一册六角
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	一元	陶風藏名賢手札	八册四元
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一年刊	五角	陶風藏書畫目	二册一元六角
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	七角	鄭開陽雜著	四册三角
國學圖書館第三年刊	一元	山海漫談	二册一角
國學圖書館第四年刊	二元	圖書季刊	一册五角
國學圖書館第五年刊	二元	宋呂氏莊子義	每部二元
明盛時元牘記	四角	譚子雕蟲	二册四角
益山書影宋本 第一輯	一册三元	中華民國疆域沿革錄	一册一元

# 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書籍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譯其體譯新嘉李文讀等編四冊二元五角	現藏政府出版品目錄「第一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 民一八	國立北平圖書館十九年雙十節展覽會目錄 民二〇	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圖書展覽會目錄 民二〇	與國版畫展覽會目錄 民二二	現代德國印刷展覽會目錄 民三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西文參考書目錄 英文本	穆麟德遺書目錄 洋裝 一冊 二元三角	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洋裝 一冊 二元二角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四卷 一冊 一元	梁任公遺書目錄 四冊 每部二元	瞿氏補書堂寄藏書目 四冊 每部二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四冊 每部二元	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書聯合目錄半布面 四冊 特價九元	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期刊聯合目錄續編 洋裝 一冊 三元	館藏法文書目錄 洋宣紙 一冊 二元五角	滿文書聯合目錄 一冊 二元	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一冊 一元	中興館閣書目 趙士煒編 三冊 通史二元四角 毛邊二元四角	宋國史藝文志 趙士煒編 一冊 同上 八角	書畫目錄解題三十卷 紹宋編 六冊 四元	中國地學論文索引 王庸 茅乃文輯 洋宣紙 一冊 一元六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 一冊 三元	楚器圖釋 壽縣新出土楚器九件 二冊 二元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二冊 二元	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于敏中 一冊 一元	孫淵如外集 六卷 孫星衍撰 王重民輯 一冊 一元四角	清初史料四種 謝國楨編 二冊 一元五角	中國加入國際交換出版品公約之經過 五份 五分	萬德紀念特刊 國立北平圖書館聯合編 每份 二角五分	大寶積經論 錫和泰輯 一冊 三元	<b>珍本叢書</b>	北平圖書館珍本叢書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方孔炤撰 據明刻本排印 六冊 六元	通制條格三十卷存二十一卷 據明刻本排印 六冊 六元	埋劍記傳奇二卷 明沈德復撰 據明刻本排印 二冊 二元	鬱岡齋筆 四卷 明王肯堂撰 據明刻本排印 二冊 二元	平寇志十二卷 清彭孫貽撰 三冊 三元	鴉片事略二卷 清李圭著 一冊 一元	<b>影片及拓片</b>	國立北平圖書館全景 二十張 每份二元	漢熹平石經後記殘石拓片 每份二元	隋盧文僑墓誌 一冊 一元	唐張舉墓誌 一冊 一元	唐口夫人月相墓誌 一冊 一元	唐裴休造象拜心經造像 一冊 一元	郭槐墓誌 一冊 一元	本館館記 拓片一張	閩侯何氏藏古鏡拓片一百二十張 每份二十元	閩侯何氏藏瓦當文拓片一百二十張 每份二十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